觀察

THE OBSERVER

儲安平主編

第五卷第九期

專論

呼籲和平 張申府

再論「內戰」 楊人楩

論遠東馬歇爾計劃 羅志如

英國通信

舉世矚目的柏林問題 朱若華

通信

政局報告（南京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華鎣山之戰（成都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記最近陝西省東戰役 觀察特約記者

南京重陽後（南京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文藝

馬的故事 禹維明

呼籲和平

張申府

我們現在最要緊的事，消極地說，就是打破現狀；積極地說，就是恢復和平。假使戰事還不設法結束，和平還不速謀恢復，必致全國人，至少東北人與華北人，或至少在東北華北大城市住的人，都不得活；國家更將喪盡了元氣，丟盡了臉。

現在的應該呼籲和平，就像抗戰前的呼籲抗戰和抗戰時期的呼籲民主一樣；不管一時怎樣受盡了誤會，但在理完全對，可以充分相信，必有一樣的成功的前程。民廿四呼籲抗戰之初，敢於公開呼籲抗戰的，不過少數，但是終於抗戰了；而且由抗戰一度抬高了國家地位，而且抗戰勝利了。民廿八呼籲民主之初，敢於公開呼籲民主的，也不過少數，但是民主終於為全國所承認了；不管情實如何，政治到底已由軍政訓政進入了憲政。

試問今日全國人，至少全國無兵的人，誰不心願和平，切盼和平？假使以民心為裁斷的標準，那麼，今日呼籲和平，更是有百是而無一非。一個國家絕無可以百年內戰或百年擾亂的道理。與其將來全國人死去一半，再言和；何如今日趁早作和平計，替國家保留一點元氣，使人民得喘一口氣？

不管戰事之起，有無理由；但打到今日，打成這個樣子，還不即謀結束，已再無理由可說。試看這幾天全國幾個大城市物價的情況；改幣不過剛剛一個半月，就又已這個樣子。人心的惶惶，生活的不安，就只這一項的損失，又豈可以估計，又豈可以補償？這樣下去，倘不急急澈底改絃更張，前途豈還堪設想？可是軍事不停，經濟生活，又豈有可以根本改善的希望？

誠知現在全國一般人，並無一人不願和平。一般人所以還未羣起呼籲和平，也許是感到：和戰決於有力作戰的兩方，而兩方現在顯然還無要收兵的模樣；在此情形下，呼籲和平，適足於招犯嫌忌，惹場無謂，非但於事無補，更且於已有損。

事實上，這些年來，國人，尤其是讀書人，已犯了一個絕大的毛病。就是把是非與成敗利害混在一起。且常常是只管眼前成敗利害，而不管是非。其實為國家打算，只應辨是非，而不應該計較個人的成敗利害。凡事，但令其是，就應該說，就應該作。可惜就在抗戰之前，有些號稱進步的知識分子，就已是左了怕得罪現在，右了怕得罪將來，因此就不敢左，也不敢右；畏首畏尾，真是身其餘幾！

今日和平，不但是全國一般人所所求，而且對於國家不但有百是而無一非，實在更是有百利而無一害。那麼，又有什麼不可呼籲？又有什麼不可要求？呼籲和平另是一事，實現和平另是一事。呼籲和平既是對的，就不妨先事呼籲。至於如何實現，自當從長計議。

事實上，今日實現和平的具體方案，縱不易言；但實現和平的大原則，却現成的很。前幾年，我曾鼓吹過一個全國公認的口號。那就是「民主，和平，統一」。這個次序是有意的。意思就在：必須先民主了，然後才能和平；必須先和平了，然後才能統一。而且也可以說：民主了，就可和平；和平了，就可統一。今日實際，我相信也還不過如此。

也許有人以為，現在有一方正打得順手，正打得起勁，正要一勞永逸，一舉而成功。在此時呼籲和平，也許會轉移他們的戰志，必為他們所不快，必為他們所不睬。那麼，打得不甚順手的一方是不是也不理不睬？其實，不管誰睬誰不睬，這樣說法，究竟仍是只顧成敗利害，而沒注意到是與非。這絕非看到一般人民生活實況的說話。

「兵猶火也」。「佳兵不祥」。不論什麼方面，如果不管眼前人民的切身遭受，而只求一個不盡可知、不必可靠的將來，那不過是一種不仁也不必智的冒險。對於國家事，但令有它途可循，真為人民的必不會長期訴於武力。無論如何，作戰於一國之內，不管勝也罷，敗也罷，遭受死傷的，遭受塗炭犧牲的，既是同一祖宗的子孫，窮兵黷武，總要不得，總不應該。凡真為人民的，就令不得已而事內戰，也必反對內戰。不管勝敗，總必哀矜勿喜。

更許有人說，武力解決，乃是國策，不可異議。其實，今日執政方面所揭示的國策，乃是戡亂，乃是剿匪；並不必須出於大規模武力作戰一個途徑。但令別有方法，使亂得弭，使匪得平，即是國策已行，目的已達，又何必一

定訴於武力，徒苦吾民？而這個別的方法，便是以民主的方式結束戰事，協議恢復和平。在軍事上爭取主動，誠不如在和平上贏得主動，必大大地足以使人心來歸。

當然，所要呼籲的和平，所應要求恢復的和平，必是眞和平，必是長期的和平，必是爲國爲民的和平。呼籲和平，要求恢復和平，也必是爲國爲民，出於眞情、實感、仁心；而不是別有動機，別有背景，而不是爲那一作戰方面謀取喘息整補空隙時間。

退一百步說。不拘作戰的那一方面，總該都以和平爲最後目的。戡亂不能止於亂，革命不能止於革。如果雙方都完全標明只爲和平而戰，也許會出師更有名，也許會打得更起勁。如此，作戰的雙方既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這豈不更可證明：呼籲和平，要求恢復和平，有百是而無一非？——可是當眞雙方都要和平，那就應該立即停下來，而不該再打！

再論內戰

楊人楩

又是一次在和談消逝以後來論內戰。這雖然說明我們之不夠敏感而笨拙到只會放馬後炮；可是，正因爲和談已經消逝了，我們才深深地覺得再論內戰之必要。我們無法覺察出和談的來源，但我們總幻想着有人在爲和平奔走。和談會使市場停止波動，會使苦難中的人民準備喘一口氣，會使一切建設事業憧憬着一個美麗的遠景，會使黷武主義者感受威脅，會使惟恐天下不亂的內戰販子困惑而恐慌。要使和談變成事實，必須有人出來呼喊；最宜於出來呼喊的頂好是那些厭惡內戰的人，因爲內戰的任何一方提出和平，將不免遇到「和平攻勢」的諷刺。

在「內戰論」裏（觀察四卷四期），我們曾說明：長期內戰不能解決問題，近代國家應當是沒有內戰的，我們不能在火藥氣味中求進步，爲着使國家能夠進步，必先停止內戰。這種主張又遭受了左右夾攻；從左邊來的是根據一套革命的理論，從右邊來的是根據一套戡亂的理論。然而這兩套理論都不能使我們放棄和平的要求。

根據革命的理論，有人提出了內戰本質問題，認爲：今日的內戰非普通封建集團對立的內戰可比，牠是一次必須徹底完成的革命，惟有繼續內戰始可完成革命；歷史上的革命不免有長期內戰，不承認此一事實便是歪曲歷史或不懂歷史。我們清清楚楚記得，主張革命的人在一年以前曾經提出「反內戰」的口號，爲什麼在當時反內戰使沒有內戰本質的問題。我很懷疑：今日努力爭取民主的人，在將來是否會要提出民主的時間問題來延遲民主，是否也會像國民黨一般主張有一個訓政時期。由內戰本質論引伸起來，反內戰就是反革命；「反革命」一詞自民國十五年以來就發生了可怕的威力。革命不免流血，不免有內戰，但革命不等於內戰，更不等於長期內戰；我們不反對革命，但不願有不能解決問題的長期內戰。不經過長期內戰而完成革命應當是可能的，只須在革命進行中使反革命者無結集武力的機會。這樣的史例是有過的，例如英國的光榮革命。光榮革命的性質如何是另一問題，但我們不能不承認牠是一個不會經過內戰的革命。在「內戰論」中我們曾強調「長期內戰」不能解決問題，現在我們更懷疑長期內戰是否能完成一個我們所希望的革命。長期內戰所習慣了的軍事統治往往是不利於進步的。在兵連禍結之中，若干反革命因素有機可乘，而得加強其作用。革命倘必不免於內戰，則內戰的時期應當是愈短愈好。短時期的革命戰爭始能摧毀反革命的力量，一方面使反革命武力有來不及搖身一變及看風使舵的機會，一方面使革命軍人來不及構成一個驕橫跋扈的武人集團。在將近四十年的內戰氣氛中長成的我們，經驗已不算少，應當不難明了這個道理。我們看見了曾經要打倒軍閥的人現在變成了不折不扣的軍閥，我們又看見了曾經要擁護大清帝國的軍人一變而爲孫中山先生的信徒，這都是長期內戰的結果。我們不會料到受三民主義支配的武人會如此跋扈，我們又有什麼把握斷定受共產主義支配的武人不會專橫呢？對於說我們歪曲歷史的人，我們願舉出些史例向他說明：短期內戰可能完成一個革命，不管牠是那一類的革命；長期內戰造成武人獨裁以後，不但要使革命失敗，反而是民主與社會的災難。英國的清教徒革命原是可以成功的，只因長時期的武力統治（一六四八——一六六一）使「共和國」反而成了人民所憎惡的東西，克倫威爾的名字至今仍有象徵野心獨裁者的意義。光榮革命之所以被稱爲光榮革命，就因爲沒有戰爭。美國革命戰爭事實上不到六年（一七七五——一七八一），雖然正式條約要到兩年後才簽訂。假使說美國南北戰爭也有革命意義的話，那個戰爭只有四年。法國革命的內戰更是短促的，汪德黨及聯邦黨之亂都在一年多工夫中先後失敗，此後只能有一點餘波而已。內戰不是法國革命中的最重大事件；長期的拿破崙戰爭雖亦揭舉革命旗幟，却只是他蹂躪歐洲的幌子，在法國不但已無革命的意義，反而說明了因內戰而長成的武人（拿破崙是因內戰起家的）會如何地威脅革命。蘇聯革命所經過的內戰不到兩年（一九一七——一九一九），這可能就是蘇聯革命政權所以穩固的原因之一。連年爲內戰與革命所糾纏的，先後有墨西哥、希臘等國，其命運和我們的是一樣悲慘。單憑這些近代的史例，就可使我們知道長期內戰對於革命是如何的不必要而且有害。

至於「戡亂」那一套理論，用不着多所爭辯，只看眼前的事實好了。經不起事實考驗或不能與事實配合的理論，便是不健全的理論。一個鞏固的政權誠然不難剿滅土匪，可惜所謂「共匪」並不是匪，而這個要去剿滅牠的政權又不

是一個鞏固的政權，所以反而居於被剿滅的地位。天天喊「戡亂」，越戡越亂；今年的情形已不如去年，在這動盪莫測的局面中，誰又料得到明年？在「內戰論」中，我們曾提出「窮人的戰爭窮人來打」的警語，醉心「戡亂」的人却不肯理會。法幣不能支持內戰了，改用金圓券；憑着政治的高壓未必能够穩定經濟；憑着發鈔票的財政，能够爭得內戰的勝利嗎？內戰不停，一切使經濟崩潰的因素始終存在，而且加速地起作用；那麼，金圓券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充其量使這個困苦局面再延續一個時期而已。內戰是破壞教育的。瀋陽醫學院、河南大學及山西大學都發生了應否遷移的問題；站在教育的立場講，牠們是應當遷移的，站在政治的立場講，牠們是不應當遷移的。內戰不停，這種衝突決無法調和。流亡學生一天一天加多，多到政府不知所措；政府既然不願他們去投「匪」，又無能力安頓他們，以致演出七五屠殺慘劇。在北平，他們會從甲處被趕到乙處，「出天壇，入大廟」。他們的困難與苦悶是不難想像的，一時衝激隨便出點事情是勢所不免的，還用得着所謂「職業學生」來鼓動嗎？內戰不停，學運是不會停息的；學潮也會加多，打風更會是一種傳染病，恐怕會使政府連維持秩序都要感覺困難。學生是過慣集體生活的，所以在流亡中及流亡以後仍能結集起來。我們不要忘却那些不能結集的人民。他們不能流亡，因爲他們離開了鄉土即無法生存。他們要求安定，誰不能保護他們，誰就失丟了他們。「戡亂」既已戡到不得不拋棄人民的地步，便應該探尋「此路不通」的道理而另覓途徑，此外，任何高明的「戡亂」理論都是無用的。

在「內戰論」中，我們也曾指明：革命也好，戡亂也好，顯然都非短期內戰所能解決的。「觀察」五卷一期「內戰全局的檢討與展望」中最後一段說：「長痛不如短痛的理論，早就被事實所粉碎了」，這種看法是對的。短痛既屬不可能，業已陷於水深火熱中的人民，如何再經得起長痛？政府要「戡亂」，最初還能有提出預定期限的豪語，現在是不敢再開支票了，甚至連本身生存的信心也在動搖，還要咬緊牙關硬撑。我們曾指明企待第三次大戰的賭博心理是很危險的。爲國民黨計，只有在戰爭以外來着想，長期內戰以後的失敗一定是很慘的；即令爭得最後勝利（雖然我們看不出牠有爭得最後勝利的迹象），到那時，國民黨恐怕將是一個更不能實現三民主義的黨。共產主義誠然是一個促成進步的力量，假使定要憑藉武力而經過長期內戰，則其力量之發揮恐怕要受到若干難於克服的阻礙。有人預料內戰再繼續三年或五年，共產黨必然爭得最後的勝利。這種過於樂觀的看法，是根據目前軍事情況來預斷的，却未計及若干潛在的因素。我們現在無法指出這些因素，但我們相信這些因素是存在的，否則中共的政策不會一再修正，中共的作風不會一再改變，致使今日中共的政綱與政策，已不是原來馬列主義的面目。就算三年五年的預料是正確的，試想今日中國的人民，還經得起三年五年的大規模內戰嗎？有人諷刺我們這種從和平中求進步的態度是婦人之仁的宗教精神，也有人指責我們只顧這一代而不惜犧牲下一代是自私，其實這樣諷刺或指責我們的人，可能就是些「隔岸觀火」的革命理論家，自身不會直接感受內戰的痛苦與危險，所以不會訴之於同情心。婦人之仁的宗教精神並不一定是壞的，只要這種精神能够促成進步。要追求社會的進步，自然不能有犧牲下一代的道理；社會進化的正常步驟應當是由壞到好，由好到更好，決無使之由壞到更壞，再突然由更壞跳到更好的必要。歷史上可能有這樣的例，然而這決不是思想家所當設想的。我們並非不明白「有破壞才有建設」的道理，但當這個理論已不通的時候，我們才不願讓內戰繼續破壞下去。有人說，長期內戰的結果必然使共產黨勝利，今日要來呼籲停止內戰的人，必然是因爲害怕共產主義而要阻止共產黨的勝利。在「再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一文中，我們已說明我們對於中共的態度；就經濟革命的內容而論，我們決沒有害怕共產主義的道理。經濟革命既是中共的目的，當長期內戰的途徑已走不通之時，中共不妨在內戰以外來另覓途徑。事實上中共已如此努力過，否則牠不會參加政協。政協失敗了，何妨再來努力一下，至少不會比內戰更有害處。我們既能以繼續努力的精神來支持不能馬上得到結果的內戰，何妨更以長期努力的精神來奔走可能獲得的和平呢？事實上不已有新政協的呼聲嗎？一種革命主張要澈底而不妥協地突然實現，畢竟是很難的，歷史上沒有這種先例。我們只有從現實環境中，追求一個最高可能限度的更好局面；如此不斷演進，久之自可達到或甚至超出原有革命主張所希求的標準。這其間，需要各進步勢力的相互激盪，也需要各進步勢力的彼此協調。硬要不折不扣地拿一個模型來套上某一個社會，未免太機械，同時也是不可能的。我們不害怕由中共來領導中國的經濟革命，但我們不希望利用長期內戰來達到這個目的。長期內戰所培植出來的武人沒有一個不是可怕的，史無例外。無論長期內戰的結果何如，國民黨用武力消滅了中共，或者中共用武力消滅了國民黨，於中國社會的進步都是不利的。國民黨憑藉武力而完成了北伐，經過軍政時期與訓政時期而造成今天這一種統治，三民主義反而成了禁果；這個教訓是值得中共政治家咀嚼的。我們不敢預言中共會踏這個覆轍，誰又能保證牠不會踏這個覆轍？長期內戰不免要培植出足以左右政治的武人，惟有不憑藉長期內戰，才可免除這種威脅而不使革命變質。

對於長期內戰不能解決問題的理論，殺紅了眼的鬥士是不容易接受的。「寧爲玉碎，不爲瓦全」，這就是勇於內戰的鬥士精神。然而任何戰爭都有要結束的一天。內戰拖到今日，雙方都多少有一點願意將其早日結束的意向，雙方却都希望有一個「光榮的和談」──以決定性的勝利壓迫對方接受其所希望的條件。已經操有勝算的一方固然不怕拖，就是軍事上已陷於失利與被動的一方也不得不拖，希望拖出一個光榮的和談。拖來拖去，老百姓固然受不了，光榮的和談也就永遠不會來。人類的戰火告訴我們：一次勝利只能刺激起另一勝利的希望，那時，更不易於妥協。彼此都受着這個原則的支配，於是兵連禍結。渴望以決定性的勝利獲得光榮和談的念頭是很不可靠的，雄視歐洲的拿破崙，到後來不就失敗在這一念之差嗎？「以戰爭結束戰爭」只是一個口號，不是眞

理。口號只是用來辯護的，就中國問題的本身而論，馬上結束內戰是最有利的。應當在什麼條件之下結束內戰呢？這是實際政治問題，我們現在無法提出具體方案，到了水到渠成的一天，自會有一度討價還價的商談來決定。但在停止內戰的進程中，我們要提出一個最低限度的希望：內戰終止之時，也就是一切反進步力量消滅之時。我們曾提出結束內戰的途徑：一方面需要政治家的遠見來當機立斷，一方面要靠厭惡內戰的人民共同努力來製造一種足以使政治家屈服的環境。提到政治家的自覺，有人覺得這是與虎謀皮的幼稚，其實，我們不會天真到如此地步。我們曾鄭重地指明：惟有在適合的環境中，有遠見的政治家才能發揮他的遠見；不能認識環境的政治家，必然是環境的犧牲者。環境有待於全國愛好和平人士合力來創造．我們呼籲和平，我們的呼聲蓋過了飛機大砲聲的那一天，就是業已形成足使執政者屈服的環境之時。惟有在這樣的環境中，才使有遠見的政治家有所作爲，才使有野心的死硬派知難而退，才可削弱或消滅反進步的勢力。

在我們呼籲和平的時候，我們不會忘卻中國問題是世界問題的一環。美蘇對立是顯然的，美國「援華」也是顯然的，因爲美國之「援華」而使中國的內戰更拖長也是顯然的。美蘇對立問題不屬本文範圍。我們已說明美蘇戰爭或第三次世界大戰並無立即爆發的跡象；故此，美國之「援華」使不如若干人所想望的那麼積極，正因其不那麼積極，才使中國的內戰更延長。根據已往事實判斷，中共如不慘敗到不能立足的地步，蘇聯是不會以美國「援華」那麼鮮明的姿態來援助中共的；然而她在注視着中國內戰的演變。要縮短中國的內戰，美蘇可能有兩種對策：一、美蘇協調共同來解決中國問題，二、美蘇以同一態度絕對不干預中國的內戰。第一種對策，不是一個具有自尊心的民族所歡迎的，何況其間仍要以美蘇協調爲先決條件。果使美蘇能協調，則她們也可同意採取第二種對策。美蘇如能絕對做到旁觀的地步，中國人民反內戰的呼聲又超過了內戰的砲火聲，雖有職業的內戰鬥士，亦將無所施其技。故此，當我們呼籲和平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反對美國之助長中國內戰；反之，那些提出內戰本質論者，在邏輯上却是不能非難美國之「援華」的：因爲內戰的本質既是革命，則資本主義的美國之援助國民黨政權，在利益觀點和道義觀點上，都是可以辯護的。我們願意向美國人民提醒一句：中美兩國人民的感情素來是很接近的，不要因爲助長中國內戰之故而使兩國人民的距離日遠，以至於變成仇敵；中蘇人民間雖然不具備那麼有歷史關係的友情，但決不會因此而容許美國之助長中國內戰。

我們希望厭惡內戰的人齊聲呼籲和平，然而願意呼籲的人畢竟不多。有人害怕反內戰的主張必將觸怒一方，可能因此遭受打擊甚至犧牲；這種懦夫心理雖能合於明哲保身的古訓，只怕達不到明哲保身的目的，因爲他遲早會是內戰的犧牲者。有人認爲「戰難和亦不易」，不如不和而等內戰打出一個結果來；但是我們也可以說「和難戰亦不易」，「戰難」既已有事實證明，便該試試和平。化干戈爲玉帛總歸是有理性的人所當努力的事，即令和比戰更難，我們也當去努力。有人從「只有兩條路」的理論出發，認定只有讓戰爭來決定那一條路，不必急於言和；那麼，所謂「只有兩條路」事實上只是一條路。既然相信戰爭是個可以解決問題的手段，則甲乙雙方都能有可勝可敗的或然性；雙方既然都不能逃出這個或然性的支配，則雙方都逃不出這個「只有一條路」的終局。無論這個終局是如何，甲乙雙方必有一方是戰爭的犧牲者；或然性所產生的終局必將否定雙方中的一方，那麼雙方中必然有一方將不能因內戰手段而達到了地的目的。這不是詭辯，這是事實，除非我們可以抹殺戰爭終局的或然性。我們如有理由抹殺這個或然性，使無異是抹殺戰爭的功用，那麼，我們何必要有戰爭？同時，「只有兩條路」的理論往往使我們陷於事實上的矛盾而不自知。貿成「戡亂」的人可以說反對內戰就是延長內亂，他們同時却在惋惜或埋怨內戰所帶來的災難與痛苦；他們也可以說打倒中共就是爭取免於極權支配的自由，他們却忘却了他們早已喪失他們所想追求的自由。主張革命的人可以說呼籲和平就是有利於一個垂敗的腐敗政權而延遲革命，我們應當以不合作的精神來拖垮這個腐敗政權；殊不知生存在現政府統治下的人並無法貫徹這種精神。國立大學中最「前進」的教授不也在固守崗位努力教學嗎？不也在有教無類誨人不倦嗎？基於道德的責任心，不已使他們無法貫徹這種富有鬥爭性的不合作精神嗎？我們要免於這種事實上的矛盾與苦悶，必須拋棄這個「只有兩條路」的理論；惟有在和平的環境中才能容許對立而不致有生活與思想不協調的苦悶。希望全國厭惡內戰人士聯合起來，尤其是文化界人士聯合起來，一致要求和平，國共雙方能夠充耳不聞嗎？一致反對美國之延長中國內戰，華盛頓政府能不致慮或變其政策嗎？一切是受環境逼迫決定的，厭惡內戰的人應當團結起來創造一個足以產生和平的環境。

文章寫到這裏，上海大公報（九月二十四日）帶來了八二高齡的張元濟先生在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中譴責內戰的消息；因爲該報所引張先生的話並不多，因爲其他報紙不會將其刊載，因爲他是在坐而論道的嚴肅空氣中的呼號，更因爲他的話可概括我這篇文章的意思，所以我願將其全部抄錄來結束本文：「抗戰勝利，以爲和平可以到來，那知乒乒乓乓打個不休，大家意氣用事，眞是痛心疾首。本來一家人，有甚麼事都可以坐下來談的，但內戰一起，甚麼都不可收拾了。請看太原、開封、及最近濟南的戰事，不知死了多少人。最近學生被拘捕，弄得全國學府草木皆兵。還有流亡的學生情況，也相當慘。總之爲國家我們需要和平，爲民族我們也需要和平。如果再相持下去，我們研究學術又有何用？希望和平了大家安心研究學術，爲人民造幸福」。

提高稿費（第二十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十一月一日起，每千字致奉金圓五元至十元。

論遠東馬歇爾計劃

羅志如

兩週來，中美兩方面都一再有遠東經濟計劃的報導，一方面合衆社根據我國王外長在去歐途中幾次强調東方各國的合作，且前行政院長亦有即將訪問東南亞的傳說，因而推測中國在作領導亞洲的企圖。同時南京方面透露消息，稱翁院長已在開始擬定遠東經濟計劃，並已派定各部會首長主其事。華盛頓前鋒時報又稱美國已將遠東的馬歇爾計劃作成，並將幾種重要工業增產的數字都已擬定。最近我王財長在美記者會亦稱遠東馬歇爾計劃及東方各國關稅同盟正在研究之中。

關於遠東區域要依照一個計劃來作經濟建設，這並不是一個新鮮的題目。遠在一年半以前，聯合國就成立了一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並已先後在上海、碧瑤、烏達坎蒙等地開了三次大會，也就是專獨的討論這個問題，並已積極草擬具體方案。現在又來一個遠東馬歇爾計劃，我們不很明白這是美國單獨作成的，抑還是根據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的方案而來。將來實施時是由聯合國這個區域組織來監辦，抑還是由美國單獨主辦？我們猜想既然叫做遠東馬歇爾計劃，其目標與辦法，大致會與歐洲馬歇爾計劃的性質相同，很可能又是不透過聯合國的一套辦法。其實美國曾於本年三月依照馬歇爾計劃通過的援外法案，結果中國於第一年也可得四億美元，要是經辦情形不壞，以後還可繼續得三年的援款，這樣可見馬歇爾計劃在中國是已經實施了的。現在又談遠東馬歇爾計劃，可能是規模更加擴大，不但撥款數目可能加多，（前鋒時報稱有數十億美元）且將包括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報載此項計劃係將以中印菲三國爲對象，而日本則不在內，這是很可玩味的。

在遠東實施像歐洲那樣的馬歇爾計劃，現在似乎還言之過早，至少有三點理由，使我們覺得此事的渺茫。第一，在美國大選未有決定明年國會召開以前，顯然是談不到這個問題，最多亦不過是紙上的計劃。即是明年新大總統已經就職，而這個未來的總統就是談援華很熱鬧的杜威，但在負担重建歐洲重任之餘，美國究竟還有多大的力量來顧及遠東，實一疑問。而且在美蘇關係日益緊張的情形，它可能對歐洲的負担還要加重，同時加緊國內的軍備，也須加多使用人力與物力，在美國來說，遠東雖也是必爭之地，但它亦將會感到力量分不過來。

第二，在遠東談經濟建設比較在歐洲更不容易，一則遠東都是一些經濟落後的國家，沒有良好的工業基礎，一切須從頭做起，投資見效必定甚慢。再則亞洲的局勢亦較歐洲更爲混亂，尤以最大的中印兩國頭緒更爲紛繁，沒有安定的因素，自然不便於投資，就是一定要作，也是費力多而成功少。由此兩點看來，恐都是美國更着重歐洲及日本的一個理由。

第三，要實施一個區域的經濟計劃，最要緊的條件之一，就是該區域內的各國要能衷心合作，大家充分認識彼此相輔相成的利益，然後才能談配合發展，但在這一點，又正是現時亞洲各國所最感缺乏的。（理由甚多，如缺乏自然領袖，各民族間仇視，及經濟上缺乏相輔性等）美國當然十分注意這點，本年六月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在印度開會時，美國代表格雷德曾强調東方國家不願合作而埋怨美國不投資實是不合理的。其實就是在歐洲，美國也一再宣言，援款之能否繼續，總以西歐各國能合作的程度以爲定。理由很顯然，各國間若無合作，則計劃甚難成功，計劃不能成功，則美國的財力等於白費。

其次我們假定美國僅有這個財力，能同時兼顧歐亞兩洲的馬歇爾計劃，並也願不管客觀環境不顧成敗的來作。我們站在亞洲民族的立場，也得考慮究將如何接受這個計劃，換言之，我們對於美國建議的這個計劃，所應具的態度，應當如何，方不致害多而利少，這是本文後一半要講的話。

前已提及遠東國家除日本外都是經濟落後的，因此都歡迎外資來作開發，但顯然的都要以自主爲條件。從前留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時期，外資進來，它們是被動，所以外資進來的時期、分量以及所走的方向，它們幾乎都無法過問。可是今天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可謂已近高潮，最近的將來，必可得達完全自主的地步。因之照過去帝國主義的方式的投資，不但不歡迎，也決不會再忍受了。

但今天馬歇爾計劃是美國來的。我們眼見歐洲馬歇爾計劃的實施，不能不使我們有些疑懼。尤其是政治作用的色彩，似乎愈來愈濃厚。且歐洲國家抗拒的能力，也比亞洲國家來得强，將來若以同性質的馬歇爾計劃施於亞洲，其情形恐更壞。

整個馬歇爾計劃最受人指責的地方，就是它不透過聯合國來辦，尤其在美國一再宣言擁護聯合國之下，偏偏這個對世界有最大影響的經濟計劃，却不經由這個國際組織來主持，而獨攬大權，一意孤行，這不能不對聯合國的威望是一大打擊。按國際投資的歷史，過去最大的失敗，都是由個別國家或私人在作，其結果或則政治性過重，而終竟引起戰禍。或則使接受投資國失去組織作用，而隨時可能捲入投資者興衰的漩渦裏。譬如美國一遇不景氣，突然停止對外投資或大加緊縮，對世界經濟自將發生極壞的影響（一九二〇年代的情形就是顯例）。今若由一個國際組織來投資，這兩種惡果，都可以大致免除，一則聯合國無論如何不致像一個國家那樣帶政治作用，誠然聯合國的各機構也多少受幾個所謂先進國家的控制，而其大部的資源，亦多半是它們的貢獻。可是聯合國的立場，究竟不完全就是美國的立場，至少聯合國作國際投資的考慮時，不

至有甚大的既得利益結團的壓力。再則聯合國機構作投資時，亦不完全盡以牟利為目的，而要隨時統籌全局，縱然有一二區域發生恐慌，亦當設法使其不致蔓延，換言之，在必要時，接受投資的國家還能保留相當絕緣的作用，這也是我們亞洲國家在接受美國投資時不能不充分注意的一點。

其實馬歇爾計劃還不能算完全國際投資，我們也不能全以國際投資的理論去繩它，它是美援，一大部分是不要還本付息的。我們姑不論美國藉此以維持其國內的充分就業，而不顧是否有「輸出失業」的嫌疑，至少它有政治作用是十分明顯的。它在歐洲的經驗，已經證明有下列幾種後果：（一）美國保留有隨時停止撥款之權，（二）干涉東西歐貿易的性質及方向，（三）阻止英法拆運德國應賠償的機器，（四）有優先在歐洲及其殖民地購買國防原料之權，（五）援助物資出售所得的本國貨幣，其用途須商得美國的同意。這些條件看來似非苛刻，尤其從美國的政治立場上講，也是易於了解的，不過我們相信將來亞洲國家接受馬歇爾計劃時，其條件至少不會比在歐洲的更優。

考慮這些後果時，亞洲的中國與西歐的法國，實更有難言之苦，它們縱然忍苦接受那些條件，原以為恢復本國的繁榮，但能保不因此而將本國變成第一線的戰場嗎？縱然美蘇不打，能保不因此而斷送了制止德日侵略復活的機會了嗎？關於此點，筆者本年初曾撰一文，（載經濟評論二卷十六期）茲引一段以為結論：「將來遠東各國的復興建設，無論是否可得外援，將大有賴於日本賠償。外援主要固然要從美國來，而日本賠償的關鍵，也是操在美國人之手。美國近一年的對日態度，顯有轉變。美蘇的衝突愈尖銳化，我國的情形愈惡化，它扶持日本的心情就愈切，它在這方面的表示也愈來愈露骨。由它種種措施，日本經濟復興已成鐵的事實。按日本工業基礎，即在戰前也遠比我為強，而現在她的復興又較我為快，同時美國在日本的所謂「再教育」的工作，又毫無成效可言。若我政府迫於國內情勢，急於獲得美方援助，即對日本賠償多作讓步，而斷送我們將來重建的根基，同時更助長對我友誼毫無把握的鄰邦復興，這是很可惜的」！

卅七，十，十一，於重慶。

舉世矚目的柏林問題（倫敦通信）

朱若華

在最近的國際局勢中，柏林問題已成為各方深切注意的中心。它是構成目前國際形勢緊張的主要因素，它是英美和蘇聯對立下所產生的一個最感棘手的問題。這個僵局的形成不但使德國問題不能早日獲得解決，并且將愈加深東西分裂的惡化。

（一）柏林問題發生的經過

柏林問題是怎樣發生的呢？就它的遠因來說，它是去年十一月英、美、法、蘇、四國外長會議破裂後所演變的必然結果；就它的近因而論，它是最近數月來西方列強單獨建立西德政府，改革西德幣制所引起的後果。

我們先簡單的追述去冬倫敦外長會議所以失敗的原因。按四國外長會議主要的目的在討論對德和約的締訂問題。當時蘇聯對德國問題的處置堅持着下列四個原則：（一）魯爾工業區必須由四強共同管理，（二）德國對蘇聯應償付巨額的賠款，（三）德國在納粹罪犯清除後，在政治上應以民選的方式成立統一的中央政府，（四）四強在規定的期限內撤退在德國的駐軍。很明顯的蘇聯的目的在完成德國政治上的統一，以防止英美利用德國西部的工業資源，加入西歐集團，以對抗蘇聯。但英美的意見則認為賠償的結果，無異使德國的工業僅為蘇聯而生產，對西歐的經濟復興，毫無補益；又因柏林係處於蘇軍佔領區內，德國將來成立中央政府，事實上必易為親蘇聯的政黨所操縱；同時四強若一旦自德國撤退駐軍，蘇德二國互相毗鄰，德國遲早勢必捲入蘇聯的勢力範圍。在雙方互相猜忌，互不信任的情形下，倫敦會議遂在彼此爭吵中毫無結果而散，連以後開會的日期也沒有決定。四國外長會議從此無形中斷，久懸不決的對德和約問題一直不能獲得解決。

倫敦會議失敗後，英美乃單獨進行建立西德政府。今年三月間，英、美、法、荷、比、盧在倫敦舉行六國會議，決定將英美法三個佔領區合併，在美軍佔領區的法蘭克佛（Frankfurt），成立西德政府，施行幣制改革，恢復工業生產；關於魯爾工業區，經法國的堅決反對，結果採取六國共管的方式。六月以後，英美更積極推動建立西德政府，德國各政黨先後在法蘭克佛，哥布倫茲（Coblenz）、鮮姆茲（Chiemsee）及波城（Bonn）舉行會議，討論制憲議會的召開問題。最初德國各政黨均表示異議，最有勢力的社會民主黨領袖曾訪問倫敦，再三申述德國不可分裂的重要性，後來因迫於形勢，只有保留若干條件而接受英美的建議。在經濟方面，英美軍政當局於六月二十日實行幣制改革，發行西德馬克。

英美在西德單獨的行動，顯然是破壞了四強共管德國的原則，使蘇聯感到極大的不安和威脅，因而對柏林採取嚴格的措施。柏林是蘇聯佔領區的中心，四強共管柏林是象徵四強共管德國。英美既已單獨在法蘭克佛成立西德政府，蘇聯又何嘗不可以柏林為首都，另行建立東德。六月二十四日，蘇聯繼英美之後，改革東德及柏林幣制。但東德馬克發行後，英美佔領區一律拒絕使用。這樣一來，蘇聯即採取斷然措置，截斷柏林惟一通西德的赫姆斯特（Helmstadt）鐵路斷絕英美在柏林糧食及工業原料的來源，結果造成今日劍拔弩張最嚴重的局面。

（二）莫斯科四強談判

蘇聯封鎖柏林以後，國際局勢頓形緊張，英美為維持其佔領區糧食及重要工業原料的來源，只有以空運來接濟，展開大規模的空中運輸。但空運不過是一種暫時救急的辦法，所以當英國下議院辯論時，貝文即接受艾登的建議，立即派遣專使赴莫斯科和蘇聯直接談判。

自七月到八月間，英、美、法代表在莫斯科和莫洛托夫開始談判，最初雙方意見相去甚遠，偏重的問題各有不同，其後與史大林二度會晤後，英美代表始表示對幣制問題可以讓步，同意東德馬克在柏林四國佔領區內通行，以交付四國駐柏林軍政首長商權後決定。以後談判的重心遂轉移到柏林，四國軍政首長經過多次會商，但雙方對幣制管理問題各持異見，英美堅持柏林幣制應由四國共同管理

，蘇聯則認為東德馬克關係整個蘇聯佔領區內經濟，必須由蘇聯單獨管理，問題仍不得解決。九月初英美法代表在莫斯科和莫洛托夫作最後兩次談判，但終因雙方堅持原來主張，不能獲得一致協議。

在四國談判期間，柏林城內，大小事件，層出不窮。四國佔領交界地區，尤為各種糾紛的製造場所。英美駐軍支持黑市商人，擾亂東德馬克，甚至遊行示威，撕毀蘇聯國旗。但蘇聯亦不示弱，逮捕奸商及英美官員，擊毀英國飛機，利用羣衆搗毀市議會。整個的柏林都在敵對的狀態中，如雙方對柏林問題不能獲得解決，則柏林情況只有愈加嚴重。

（三）蘇聯的政策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發現蘇聯對柏林和整個德國問題，具有一貫不變的政策。蘇聯最主要的在獲得戰爭的賠償，和德國政治上的統一。在這次戰爭中，蘇聯所遭受的損害，最為慘重，戰後它必須依靠戰敗國的賠償，來協助國內的復興。對德國的賠償問題，蘇聯一直堅持雅爾達和波茨坦會議的決定，要求巨額的賠款。即是對東歐的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等國，蘇聯亦還是要求賠償，雖然儘量的減少數目，至今每年都從它們的生產額中提出一部份，作為賠償，以幫助國內的建設。所以蘇聯對賠償問題決不會輕易放鬆的。其次關於德國政治上的統一，蘇聯主張在柏林成立中央政府，這是合乎德國大多數人民的需要，惟有這樣，蘇聯才可以阻止英美分裂德國的計劃：使西德加入英美的西歐集團，成為反蘇的工業根據地。同時亦只有在德國不分裂的條件下，德國的工業生產才能負担對蘇聯的賠償，這一點是蘇聯所深切顧慮到的。

但蘇聯對整個德國問題，并不是完全處於優勢的。它只能消極的反對英美的政策，而不能積極的左右整個德國的局勢。倫敦六國會議以後，蘇聯竭力表示反對，但英美仍不顧一切，撤開蘇聯單獨進行建立西德政府。在莫斯科會談中，蘇聯一直主張柏林問題和德國問題必須合併談判，并且表示願意重開四國外長會議來解決德國問題的懸案，但終因英美的反對，蘇聯無法扭轉整個的局勢，來推行其既定的方針。

不過蘇聯對於柏林問題，則處於極優勢的地位。在今日雙方對峙的局面下，西德是英美藉以打擊蘇聯的武器，柏林則是蘇聯的手中的王牌。英美剛一發動建立西德政府，蘇聯即在柏林採取報復的行動。最初蘇聯的目的，在以封鎖的方式，使英美在短期內屈服，英美如不放棄單獨建立西德的計劃，則必須付出撤退柏林的代價。現在雖然英美以空運來接濟，超出蘇聯的預料，但蘇聯仍處於以逸待勞的地位，它可以儘量拖延下去，使英美逐漸陷於非退不可的地步。因此對柏林問題的談判，蘇聯始終不願讓步，在一處妥協了，在他處必有新的要求，如情勢沒有意外的轉變，蘇聯對柏林問題必定採取強硬的態度。

（四）英美的政策

英美對柏林和德國問題，將採取甚麼政策呢？從英美官方發表的言論和一般輿論的趨勢看來，英美將不會放棄建立西德的計劃。在莫斯科談判中，英美已拒絕蘇聯召開四國外長會議，即表示英美不願和蘇聯討論對德和約問題。英美今後的目的在迅速建立西德。華爾街的財閥已和德國獨佔企業家的連合在一起，決定使西德成為西歐經濟復興的工業基礎。西德現在已參加了馬歇爾計劃，這一年內所分配的美援共計為五億一千四百萬元，僅次於英、法、義三國，高於歐洲其他各國。在政治上，德國各政黨除堅持保留德國統一的原則外，大體已勉強接受英美召開制憲會議的建議。因此建立西德已成為英美確定的政策。

但是英美的問題是一方面要在西德另起爐灶，同時對於四強共管柏林亦不肯就此放手。英美軍政當局曾幾次向柏林居民保證，英美決不自柏林撤退，英美一般輿論亦強調堅守柏林的重要性。最近貝文在下院又重申英美對柏林政策的決心，及空中運輸的成就。在過去三個月內，由空中運往柏林的物資計達二十萬噸左右。此後將採用美國C54巨型運輸機，每次載重量自二噸半增至十噸，美國每三分鐘，英國每四分鐘即有運輸機一架降落柏林，運輸量可能增加三分之二，不論天氣如何惡劣，英美可能渡過今年冬季的難關。就英美對空中運輸的準備來看，英美在短期內有堅守柏林的決心。

現在英美已將柏林問題訴諸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這一舉主要在對蘇聯封閉四國外長會議之門，實際上安全理事會是不能解決強國之間的重大紛爭的。不過這樣可以將柏林問題付諸公開討論，雙方將事實全部發表，但是否要比莫斯科的祕密談判能夠獲得一點成效，只有留待以後的事實來證明。

（五）柏林問題解決的途徑

柏林問題發生後將近四個月了，看樣子還要拖延下去。假如雙方認為還不能採取戰爭一途，那麼問題要解決的方式不外下列三種辦法：（一）蘇聯讓步，開放封鎖柏林；（二）英美讓步，全部自柏林撤退；（三）雙方經過長期的討價還價以後，獲得一時的協議，英美仍繼續佔領柏林，但得受蘇聯若干限制。目前柏林問題已成為僵局，一方面英美要繼續堅守柏林，但蘇聯則處於地理上的優勢地位，即使對英美可能遷就一時，但它隨時對柏林可以加壓力，使英美無法長久支持下去。這點連倫敦泰晤士報亦認為是英美最大的憂慮。目前英美已增加對柏林的空運，并且開始重整軍備，加強西歐五國的軍事聯防。正在此時，維辛斯基在聯合國大會中發表裁軍的演說，表示蘇聯對和平的願望。貝文雖然對英美的政策加以強有力的辯護，但這卻是一個顯明的對照。

柏林問題和整個德國問題是不可分的，四國外長會議是解決這一問題最適當的途徑。美國的政論家李普曼在莫斯科談判的初期，曾經發表論文，主張四強應乘機重開四國外長會議，來解決一切懸案，否則時機過，問題將更不能獲得解決。英美現已決定將柏林問題提交安全理事會，但根據聯合國會章第一〇七條的規定，理事會在戰後過渡期間不能受理佔領國或戰敗國間所發生的問題。蘇聯若據此而拒絕對柏林問題的討論，則公開談判的途徑亦將斷絕。因此英美拒絕重開四國外長會議，對於世界和平前途，實在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

最後，關於德國問題，不論雙方將怎樣堅持下去，四強遲早必須撤退在德國的駐軍。目前德國人民在四強共管之下，對於分裂德國的政策，雖然不敢公開反抗，但當四強自德國撤退以後，西德與東德的人民必然要完成他們統一德國的願望。不過現在德國已成為英美和蘇聯角逐的場所，德國的問題如果不能獲得解決，任其長此拖延下去，則難免不因此一觸，而造成人類將來的浩劫。

一九四八年九月三十日英國

觀察叢書新書預告三

龍蟲並雕齋瑣語

王了一著

王了一先生是語言學者，但他對新文學的貢獻也很大。在新文學運動初期，他曾介紹過不少法國的文學名著到中國來。這本「龍蟲並雕齋瑣語」，是作者的唯一的一部小品文。是作者在抗戰時期在昆明西南聯大教書時寫的。所寫的都是一些生活瑣事，但卻富意深遠，饒有風趣。當這些小品文連續在昆明重慶發表時，曾得到無數讀者的稱贊。這是一本引人入勝，雅俗共賞的小品文集。全文已付排，下月底可以出版。

目錄

1姓名，2書獃子，3西洋人的中國故事，4戰時的書，5戰時的物價，6鄉下人，7辣椒，8迷信，9騎馬，10奇特的食品，11說兒，12勸菜，13洪窩主義，14腳腿，15老媽子，16看報，17說話，18夫婦之間，19清苦，20忙，21請客，22窮，23兒女，24富，25著名，26外國人，27路有凍死骨，28領薪水，29窮文章，30賣文窮，31麗人和搖喘，32閱，33燈，34蝨，35衣，36食，37住，38行，39疏散，40題鑒，41手杖，42西餐，43失眠，44小氣，45排字工友的悲哀，46清潔和市容，47老，48結婚，49拍照，50迴避和兜圈子，51公共汽車，52跳舞，53看戲，54簡稱，55標語，56寄信，57開會，58寡與不均，59遣散物資，60苦盡甘來，61五強加五霸，62天高皇帝遠，63應付環境和改變自己

政局報告

觀察特約記者

忙小局與撐大局

（觀察南京通信）

晉中戰局易勢以後，朝野震動，人心惶惑，上下一片忙亂。軍事當局忙於軍事的新佈署。經管當局忙於鎮壓「搶購」潮。駐華使領忙於準備北方的撤僑。徐州的高級軍官佐忙於奉命遷移眷屬到京滬。行政院則忙於改編卅七年下半年度的總預算，又忙於送立院求通過。立法院則忙於九至十二月的第二期會議，更忙於開祕密會提質詢，追究濟南失守的責任。國防部長忙於答覆質詢，表示負責。財政部長則忙於出席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會議之後，又忙於回國作報告。這一切的「忙」，很像忙戰局，忙政局，大家一齊忙大局。但仔細一分析，恐怕祇是「像似」忙大局，實則無補於大局。有的是在忙小局，忙自已的小集團的人事。惟有月初總統的巡視北方，確實是在忙大局，忙戰局，忙政局，而且在想轉捩危局，苦撐大局。此話怎講，先舉二三事，以證「忙小局」者之非虛，然後再就觀察所及以述元戎之如何「撐大局。」

王雲五的奉命出國，出席國際貨幣基金會議，其正面的成績如何，只有待王氏回國報告，以後再看。金圓券的前途和物價的發展，也可說是王財長的這次出國有相當關聯。但有一點是值得玩味的，卽王氏出國的時間，恰和洩露幣制改革消息的陶徐案發時間相吻合，回國的時間又巧逢晉局易勢，朝野視線多已移注在戰局上，陶徐案的吸引力因而轉淡，可謂幸運。王氏以「社會賢達」起家，當局先以經濟部長，再以財政部長相借重，其邀青睞和倚畀可知。王氏又爲中國數一數二的文化企業鉅子，是商務印書館的大亨，中國出版界的權威。「行憲」的政府正需要此等人物入閣，藉以表徵政治的民主。元首安忍以財部員司失職違法的「小事」而牽連依爲股肱的大員。但陶徐案的本身，若眞的像監察院那樣層層追究起來，法律程序上的常識告訴我們：由陶啓明夫婦的拋售股票牟利到供出財部的主任祕書徐百齊，再進一步就難免要牽連到財次財長了。所以此時「出使四方」，可以化凶爲吉。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會議適於此時揭幕，王氏以財長身份，遠飛海外，出席會議，兼爲中國的新幣求新支援，正爲政府之所需，亦爲當局之所急，且可從側面試探試探美援有無進展的新希望，豈非一舉數得？這不是既忙「大局」，又可忙「小局」，既救國家又可救自已麼？立法院第二會期，依法九月一日開始，十二月底休止。本期會議，恰逢戰局不利，九月下旬，晉中戰事失利，立院旣爲「行憲」政府之最高上司，依法應與監院對政府的軍事失責者有所質詢或糾舉，院會和祕密會議，忙個不休眞像悉力以赴事功，討論此重大議題者。濟南千鈞一髮之際，立院所舉行的祕密會議，國防部長何應欽和參謀總長顧祝同等，均列席被質詢得很嚴厲。據聞立委中有提出這樣質詢的：「王耀武統馭部屬無方致有吳化文之變，已屬荒謬，失職，而王之綏靖區司令部的作戰處長竟至將全盤作戰計劃送給敵人，乃至負濟南治安之責的警察亦皆投敵，豈非駭人之事，請問國防部長作何解釋」？何氏向以遇事鎭定從容聞於世，對此質詢，仍本「謙撝之度」，表示自身應負責任。但質詢旣畢，亦卽「旣畢」而已。國軍的人事上向有兩個體系，衆所周知。王耀武爲親何者，顧祝同又爲何系之要角照中國舊的一套哲學邏輯以衡待人處世，何顧殆不媿爲庇護部曲，代屬下受過的典型。觀於這一幕濟南失守的追究責任劇，益足證信。今天的袞袞諸公，開會議做文告，自然是口口聲聲不離「國家至上大局第一」，但一到國家的利害和私人的利害或小集團的利害矛盾時，闊論高談仍是爲大局，實則寧不肯爲大局而犧牲小局的。立法院副院長陳立夫氏遊美歸來，接見記者，邀請立委茶會，極爲忙碌。所談所論，無一而非有關世界與中國的事。從西歐到遠東，從文化到道德，從反共到反蘇，從美蘇戰爭到世界前途，大概都有他自已的一套看法，也有他自已的一套邏輯。看來也是爲着忙大局。但陳氏歸國以後的顯著措施，多半還是表現在立法院的內部人事上。今天南京的立法院，正副院長各築營壘，各自爲政，競技鬥智，人所共知。這本是半封建社會中國政治機構中習見的事，無須詫異。但照理說，今天「行憲」後的立法院，畢竟得讓它裝璜成一個像樣的國會。而決國是，定國策，應爲國會領導人的第一要務。況當此國事蜩螗，人心士氣在在可慮的時機，議會的領導人應該先做那些事，庶民可以不議，立院當局自當幃幄運籌，熟慮深思。但近日京中人耳聞目及多半是立法院內部事務上的人事。就記者所知，姑舉一例。立院原有一人事室，主任原爲姚計的，恰好在陳副院長歸國後不久逝世。這機會給了陳先生一個「安插國民黨舊雨延攬人材」的好機緣。人事室立卽擴大爲人事處，處長卽以前在國民黨組織部負重責的候標慶任之。本來遠在立法院初成立時，就有一種是事實而未經完全證實的消息，說是陳副院長要把國民黨組織部的老同志二百八十幾位都要「推荐」到立院去。一時取得位置的，據說已有百廿餘人。後爲環境所囿，形格勢禁，祇得中止。外傳陳氏此次歸國後的作人作事，迥異疇昔，另有新作風了。這大概是一般存心忠厚而重儒道精神的人對於陳氏的一種期待，也不過是「善與人同」的一種忠恕之德而已。立法院的組織系統，是立委最高。爲立法的分工設有二十一個委員會。每一委員會設有專門委員二和主任祕書一，其次爲科長祕書專員等。照規定每一個委員會的職員最多可有三十人，最少應有十七人。這些人都是屬於掌理立院業務，協助各主委實際工作的。另外則是屬於事務性質的，機構有祕書、人事、編纂、會計數處，現在這一部分職員的名額較執行業務者爲數巳多。又立院組織法規定全院除立委外，業務及事務全部職員的最高額，應爲九百五十人，最低爲五百五十人。但現在的人員巳超過八百。可是在業務方面工作的職員僅僅三百餘。人事處新處長到任，要大量裁員以符節約。要在最高額九五〇和最低額五五〇之間取得一折中數，是七五〇。那就是說應再裁百餘人。應裁那些人呢？業務方面的呢？還是事務方面的？照立院的工作原則講，是應先就事務方面裁。可是人事處長要先裁業務方面的，這末一來，多數立委爲之不平。又這位候處長到任之後，規定不管專門委員和祕書主任都須按日簽到，塡具考勤旬報表，這一着，使得各專委乃至立委大譁了。覺得你人事處長那有越權干涉專門委員主任祕書自由的道理。有人說，這都是陳副院長的老同志，多年「傳統」下來的作風，以爲黨部立院，還不是名異而實同，「蕭規曹隨」又有何妨？職是之故，就有人感慨與歎說，陳先生何於自已小局的事忙迫若是？而於襄贊元戎苦撐大局的方面偏又吝惜其精力？好，亂忙大局，實忙小局的事例舉至此爲止罷。那末人們倘要發問：這般像忙大局而實忙小局的人物眞的不想爲大局着忙麼？非也。不過難以忙

到是處，找到訣竅而已。但此一答案，仍非也。今天的首都人物，從戰局看政局，從國外看國內，從西歐看遠東，從美蘇關係的發展看中國內戰的前途，大概已經有了一個一致的邏輯。這一邏輯是什麼？曰幻想。想什麼？想以外援代替自力更生。想以他人的血肉補苴自身的瘡孔，想以遠水救近火，而露骨的表示則是「想以外戰救內戰」。月初在立院會議上竟有一位立委高唱，盼望美蘇戰爭及早爆發和唯恐天下不亂的妙論。財長王雲五在美國的一次宴會上，也敢於公開發表假如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將如何如何，和三次大戰來臨時，中國可能已登富強之域的「讜論」。另外記者從相當重要的軍政官員的口中也可聽到如次的意見：共軍實不足畏，共軍一時佔優勢亦不足畏。甚而至於共軍佔領了半個中國亦不足畏。只要三次世界大戰一來，一切的問題都可以解決了。共軍在美國的原子彈下，立地可以化成灰燼，三年來的政府失地立即可以收復。議論風生，妙不可言，是否合於事實，若竟一概不問，是否純爲幻想，一概不知。妙哉！

佈新局與看外局

元戎忙乎？曰忙。元戎苦乎？曰苦。元戎亦有此想法乎？曰不敢說。但就縝密持重的軍事政治觀察家的看法，最高當局本月一日的北巡和回京途中駐節滬濱垂詢政事，是說明在於忙大局，撐危局，關新徑，佈新局，重視內戰的發展，也估計可能爆發的外戰。也就是要佈署新戰局，安排新政局，以待世界大勢的新變動，新外局。從內到外，從小到大，也在想，也在做，和空忙大局實忙小局者有別，和坐觀內局機塵空想外局變化的人們，亦有別。領袖與幹部本是要配合的，自上而下的領導和自下而上的反映也是要配合的，可惜現在的領袖和他的幹部智能漸是脫節之勢了。理論與實踐是要合一的。由可能性到現實性的過程中，是要經過實際的勢力，才能達到最後的合一。而有時，這兩者是很久很久的對立着的。中國的內戰和所謂「外戰」，即想像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問題，即屬此例。以此爲論據，記者的看法，南京的最高當局目前還是重視戰局的自救的。能救不能救，非記者所知，亦非記者所敢論。月初最高當局的北巡，京中有很多傳說。據聞元首此次主持北平會議，以茲事體大，乃偕海陸空軍大員同行與議，并召見東北華北各高級將領以及綏察的各重鎮，縝密研討，予以苦心的說服。唯有坐鎮北平的某將軍於聆訓之餘，表示應再三思而後定計。此間權威的觀察家有一種近於事實的推測是：元戎以爲晉局易勢，影響華北。華北易勢，影響東北。遼西之戰，長錦可慮。長錦有失，東北必變。東北易主，察綏難安。察外變色，晉陝可憂。如此三北之局，不易苦撐。未雨綢繆，寧忍割愛，以保三南。先保隴海，屏障江南。然後長江處處設防，固守要塞。雖不必侈言媲美馬其諾防線，但能勵精圖治，收拾人心，重振士氣，即可使共軍不能越雷池一步。江南既穩，東南西南可安。目今，浙贛鐵路已通，黔桂滇桂兩線，一在延修，一在興建。現閩贛鐵道已在準備動工。如此三南陸上交通，可以聯貫。空運，遠在抗戰後期，即已完成三南線。京滬在自已掌握中，兩大海，兩大江皆爲我有。佐以台灣海南，必更利便。三南海陸空之交通基本工作完成，即可一面苦撐內戰，以待美國杜威當選後之有力外援。外援既來，自力可藉以發展。內戰之局既可在三南站穩住腳，而後靜待國際之變，一旦發生三次世界大戰，中國可以居於有力地位，領導日韓與「友邦」並肩作戰，復興之局不難實現。最高當局，遠矚高瞻，睿智精力，固屬卓越儕輩，雄心依然。他重視自力更生以自救，但也并不輕視外援。對「外援」雖不若儕輩那般露骨的表示幻想，徒待外戰救內戰。然而也是相當着重的估計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及其影響的。這一着，是他的「多算」還是「少算」，那只有走着看了。

想以外戰救內戰

從抗戰後期到勝利，從勝利到和談，從和談破裂到正式「戡亂」，以至戡亂到現在的河山破碎，國民黨當局是和友邦的「外援」結不解緣的。不過抗戰時所得到的外援和內戰中所得到的「美援」，本質上有天淵之別的。現在半個中國大體上已非國民黨「行憲」的政府所得統治，局面是夠尷尬的了。爲了求外援，得幾億美金和軍火，政府的「苦心」可謂用盡。「虛心」更是發揮到了極度。結果，讓外援并沒能配合了自力的更生，而所謂自力更生的希望也像茫然。兩年多內戰的失利可爲明證。勝利後，國人喁喁望治。望太平，望建設，望幸福，望中國的民主統一和平與繁榮。爲達成此目的，中國人民所想像的正確的國是國策，而且寄最大希望於國民黨執政者的是珍惜八年流血抗戰勝利的善果實踐民主眞義，遵守聯合國憲章，參照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羅斯福總統歷次所主持的會議的決策，尤其是開羅會議和波茨坦宣言，對日對德簽和約，作決斷。本此以建國，以求生存，以求發展。大方針應該是不分美蘇，善交友邦；尊重民主，善與友黨；兩黨合作，多難興邦；聯合大黨，善與小黨；改造國黨，擴大信仰。而不是親美反蘇，對付友黨；拉攏小黨，拆散大黨；固執成見，抵毀國黨。方針既錯，國事蜩螗。錯在那裏？錯在依賴所謂「友邦」，錯在內戰的主張。但既無意補牢，亦何貴乎亡羊？既已正式「戡亂」，一切的舊話也就無須乎再提了。但南京政府眼前對此危局又像有了新的打算，這打算大概是主要的放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上。可是有識之士，忍焉心憂，多半認爲這是一種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來不來，要視其本身的發展力量而定，它不是你能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它有它的發展的規律性。你幻想它來，它是不能來的。而它本身又必然帶來一定的影響，要害誰，要救誰，不能由你定，也不能由我定，上帝也奈何它不得。祇有科學邏輯可以告訴你：它可能在怎樣的條件下「來」，又可能在怎樣的條件下「去」。歷史哲學也可以告訴你：誰將因它而得利，誰將因它而受害。再退若干步來講，我們且大胆的作一個不合邏輯的假定，假定三次世界大戰的來臨，獨能有利於中國，更獨能有利於中國的內戰，乃至假定那一戰必能轉捩中國內戰上國軍的劣勢爲優勢，那也就必須有兩個前提，今天的政府能夠絕對的把握着：一是自己準能挺得住，等得及，三個月，五個月，半載一年，三年五稔，國軍依然挺得住，等得及。一是挺不住，等不及，但有把握讓這「大戰」聽召呼，一聲要它來，它就馬上聽命來了。二者得其一，你便可操勝算。否則便是夢幻，便屬危險，也就休想以外戰救內戰。

爲了觀察、試探、準備配合美蘇的冷戰和那想像中的世界大戰，南京當局在出使國外的大員任務上，大概是用過一番心思的。張羣的訪日，作麥克阿瑟的上賓，意味是很深長的。至於接見戰敗國日本的各界領袖交換意見，指責日本民主不民主，那都算表面的次要的工作了。張氏主要的課題，不外是試探試探麥克阿瑟對於將來作戰上的佈局如何，使用日韓兵員和基地的策劃如何，中國在戰爭中可能佔的地位如何，以及大戰約略在幾時可以爆發的問題。西歐戰場爲主呢，還是遠東爲主？一旦戰爭爆發，南京政府應當採取那種最好的戰略，以

華鎣山之戰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成都通信）共軍自從去年秋天就嚷着要到四川來，雖未實現，一年中間却也有過幾度的緊張。記者過去曾爲文報導，在那些報導中，記者曾說過共軍入川非不可能，但却並不一定。記者的推測是：共軍基於兩種情形下會入川，第一是中原之戰及渡江的企圖失敗後，第二是他們的兵力擴大到相當的限度，能撥出一枝兵來取在攻勢軍略上並不需要的兩川。同時指出共軍要入川，必先在四川的地方勢力——哥老中打定基礎，盡量的利用哥老作「第五縱隊」，那樣他們纔可能順利的收到成果，否則要重演十五年前徐向前等所遭遇的悲劇。

一年來，中原的共軍雖然沒有渡江，但也並非在退敗以入四川的逆境中。另一方面，共軍在川中的地下工作者，在政府矛盾而又不識時務的對付哥老的措施下，組織起所謂「民主聯軍」及「華西縱支隊」來。所以到今年寶鷄之變以迄今日的情形，就甚能使一般害怕戰爭的四川人注意了。

前幾天，中央社說：「劉伯誠企圖竄川」；又說他「集中三萬人在唐河，徘徊不定」。昨天，中央社又說彭德懷已發動關中大戰。證諸下列所述各事，不能不受我們的注意。

一勝一負的兩個回合

在共軍揚言攻川之後，四川的黨政軍民四方的「官」員，（四川的省市縣參議員都自稱或互稱爲參議官，）齊放「官」調，要些什麼「拒匪於境外，安民於境內」的花腔。跟着政府——是中樞不是四川——也有所安排。

共軍侵川的兩次前哨戰，國共兩方是各有勝負。兩次戰爭雖不能肯定的說就是共軍攻川，但與入川一事甚有關聯，因爲兩次戰爭的中期，四川有幾個接近戰場的邊地區域很有點可怪的現象。所以我們不妨認作「前哨衝突」。

第一個回合，就是彭德懷發動的「爭奪西安之戰」。戰爭的初期是涇渭之役，頂點是「寶鷄之變」，收場是「隴東大殲滅戰」。當寶鷄爲共軍佔領之時，孔從周也進攻安康，川中廣元一帶乘難民大批擁來之際，有過至今不明眞像的騷動。要不是「青馬」出軍，也許那一戰不只西安之圍。

第二個回合，就是襄樊之戰。開封失守之後，國共雙方在黃汎區對陣。共軍失利，於是兵分兩路，東取兗州，西陷襄樊，撈回本錢。這一戰揚言「渡江」，江雖未渡，宜昌郊外至今難定誰屬。結果停去了四川兩員虎將——康澤同郭勛祺，還吃了潘文華兩師人，弄得拜命拒匪川外的孫震不敢再駐襄樊，而倚天塹長江屯兵宜昌。共軍越平漢路西進時，川東石砫、利川、萬縣一帶的股匪大舉騷動，這一次騷動直到昨（九）日重慶綏署纔公佈是土共響應共軍攻勢。

兩個回合，雙方皆一勝一負，算是平手。而戰況之慘烈，却非四川人想象所及。因此嚇得最先大唱「安民於境內，拒匪於境外」高調的鄧錫侯，不敢去就漢中川陝邊區綏靖主任，堅持要搬到川境以內的廣元纔願走馬上任。據記者想來他當日所唱是「倒板」，事實上「原板」應當是「拒匪於境內，安民於境外」纔對。

提前起事

接下來的是「華鎣山之戰」。

華鎣山區有共產黨人活動，已是多年來的事實，恐怕抗戰中期國共團結發生裂痕時，共黨就派員潛入該山區進行組織了。可是政府起初「不知」，後來「知而漠視」，近年則「諱言事實」了。今年上半年，成都報紙對華鎣山的「事」，略有片言隻字提及。事過半年，重慶綏署竟發表了一篇公開聲明，說華鎣山甚爲安謐，共匪云云不過是捕風捉影無稽之談。這「安謐」二字似乎在八月下旬九月上旬又用過一次，那知大戰已啓多日矣。

七月中，（下面一段事實，記者係據最可靠的山區地方人士面告，惟日期及詳確地點以事久失記。）重慶綏署對華鎣山區已投以注視，密令保安部隊及地方政府等有關部隊機關嚴

便一面招架北中國的共軍，同時又可一面配合所謂「盟軍」的戰略要求等等。王世杰出席聯合國會議，固屬堂堂正正，以常任理事國的代表資格與會，事實上對於美英法對付蘇聯的「柏林問題」，恐怕難有置喙的餘地。今天的聯合國，名存而實亡，不必諱言。聯合國的支柱，五強的中英美法蘇，已經離心離德，已是一種常識。而五強的「五」早已剩了「三」，更是鐵的事實。再逼眞的一點說，三強的美英蘇，英國也只能算做配脚的身分。聯合國所討論的主題，還不是以美國是領隊來對付蘇聯的冷戰麼？同時，另一方面，自然也是以蘇聯爲主導，如何應付美國集團的冷戰。中國的外交方針既已因內外大勢而趨於所謂「明朗」了，而且已由疏遠蘇聯進一步的準備插足於未來的美蘇大戰了，則王外長此行任務何在，亦卽不難索解。看看美國大選前夕的佈置，推斷杜威是否絕對有把握大選，纔陳立夫氏之後，重興中國政府理想中的美國未來總統杜威先生，更具體的交換關於遠東與中國的意見，陳述陳述中國內戰的發展，堅定杜氏對於「行憲」政府必有前途的信念，讓杜威的黨羽也確信中國的唯一希望在「戡亂」，而且「戡亂必勝」一如「抗戰必勝」然；其次，更可提到中國的「三北」，縱不幸而易勢，中國依然有潛力無限的「三南」。如此，可讓美國的杜威系，乃至半民主黨系的美國財閥，寄最大希望於「三南」，從而，中國政府可於杜威當選後，得到數量超過今日杜魯門馬歇爾政府的美援，軍火和金元。不僅此也，王外長出國前，在遠東國際關係佈置上，似乎也有了「新猷」。胡適之蔣夢麟一派頂頂大名的留美學者，名流和賢達以及當代的權要，於前幾天在京宣告成立的亞洲關係協會，卽是此一事例。這一個組織初看來很像平常，沒有什麼，但在今天，確是也可以用來在幻想中的世界大戰的問題上作號召的。不，還可藉此在美國的朝野作宣傳，可以把它烘染成：「中國確是亞洲的領導國」，一旦遠東有大戰，不但中國算一份，而且可以領導整個的亞洲來參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什麼東西一到了最現實的外交家，最機警的政治家腦子裏，嘴巴上，就都變了質，易了形了。戰爭本是可能摧毀任何東西的，正因如此，它也需要任何東西爲它做犧牲。幻想世界大戰的人們，在幫着別人在追隨着軍火商追求戰爭的利潤的時候，也就無所不用，無一而不想利用了。「亞洲關係協會」究有多少力量，實際上眞能代表亞洲多少國家，多少人民，中國能領導幾許，果眞有其國，果眞有其力，是否也像中國的一些人一樣在幻想着可以在三次世界大戰中得救呢？那只有天曉得了。至於王財長不久前在美國也放言高論，大談三次世界大戰發生時中國將會變成一個繁榮國，和南京立法院的一立委聲色俱厲的說：「我們唯恐天下不亂」，一若美蘇戰爭一爆發，中國卽可得救樣，這一切的言動，倘不容許我們武斷爲「無的放矢」或者說是「言者無心，聽者有意」的話，那末說它是「一脈相傳」，「中外唱和」「異趣同工」，大概是不會太背事實的。

十月十日南京

密注意。八月初，合川方面曾因捕匪得到一點線索。接着某縣駐軍在山區附近盤查一攜帶巨款達法幣數百餘億的中學生，該學生供出係奉其父命攜款去接濟某一方面的土共備十月底前後起事用。並進而搜到一份主謀者的名册，上面盡是合川、岳池、武勝、廣安、鄰水、大竹一帶的參議員鄉鎭長同一些大小地主與哥老會人物。綏署見事已急，就下令捕捉首謀的。這一來，對方也知事已敗露，不得不提前起事。華鎣山之戰於焉揭幕。

華鎣山之戰

華鎣山的主峯在江北、岳池、合川、等縣毗連之處　山脈可東南走萬縣、東北走梁山、宜漢等地，西北走南充等縣，所以在軍略上算是一個大據點。山區間巒重叠，荊棘叢生，森林茂密，所以此一地不只是據點而已，簡直可以作一個長遠的根據地。本山除了有一座唐代的古寺外，最爲人所留意的，就是它是一座有名的匪窟。郝耀庭包平章這一批人都在這裏霸據過，他們也因山深難剿，而被招撫作師旅長。抗戰前不久，包平章又從劉湘的隊伍中叛變回山，直到包剿滅後，該山區纔得到過三五個月的安靖，瞬間那山區又爲若干小股土匪佔住

華鎣山剿共是八月中進行的，但政府封鎖消息甚緊，直到九月初傳說武勝縣長南充警察局長等陣亡後，政府才放寬消息。九月六日報紙傳匪勢猖獗，七日「有關方面」稱，山區土共化整爲零，企圖與岳，廣等地土匪合流，綏追剿斃匪八名。事實却沒有這樣簡單。八日，成都報上就有了很詳細的報導，並且省參會也提請政府迅派大軍進剿。後來王陵基由京返川，並未趕回物價狂潮中的成都來安定人心，而在重慶逗留一週以上與朱紹良楊森商進剿方略

華鎣山共方的秘密經重慶綏署查得後，於八月初廣泛搜捕首要份子。十日在廣安戴市鎭捕得共黨地下工作人員封偉光後，該鎭自衛隊附秦華就殺鎭長而起事，接着廣安、武勝、岳池、南充、合川等地的縣參議員鄉鎭長中小學校長鄧子久、陳伯純、張蜀俊、葉旭東、鄭繼光、吳本貴、張德鄉等數十人，在共黨人員秦耀節制下先後起事。號稱民主聯軍，向大竹、鄰水、廣安等山區縣份出擊，並攻取武勝縣城，南充警局長等就在此役殉職，至於武勝縣長陣亡事則迄今仍爲一謎。

政府方面起初對各地叛變，頗覺意外，故只由各地地方武力捍禦，於是八月中下旬各地土共軍相當得手，號稱要圍住山區來一次大旋迴攻勢，向各未響應城市來一次出擊。八月三十日南充警察局長戰死後，重慶綏署總令第十及第十一區保安司令部負責指揮兩區團隊進剿，並任命樊齡少將爲指揮官。後來在九月底，這一職換了另一位少將擔任。九月初綏署又派專員一人監軍。另一方面行轅下令封鎖川東若干縣份之情報，包括有非戰區的酉、秀、黔、彭、忠、酆、石、涪八縣在內，並由川保安司令部在上述地區設置情報網。另一面責成各縣縣長，若各縣有叛變及其他嚴重事件，軍法懲處。

至九月廿四日，四川保安司令部以總統來電責詢華鎣山情況，並命迅予撲滅，而保安部同電呈稱，該區匪患即可撲滅。又據該部消息，當時土共被擊斃有五十餘人，獲槍械一百二十餘支，俘匪一百六十餘人。廿六日重慶警備司令部公告：陳伯純股四百餘人，剩百餘人在合川金子鄉。張蜀俊股約三百人在武勝邊境。另一消息說華鎣山區的土共「各股綜計約五六百人……我有力保安團隊有計劃之追擊，勢如摧枯拉朽，匪衆已潰，不成股，計殲匪二百餘，生擒百餘，零星殘匪潛散各地，正澈底勦清中」。

土共的眞相

以上是華鎣山區國共小規模戰鬥的簡述，其中只有一些小地方與十月八日綏署發表的「共匪圍擾四川」的報告相異，而且大多是在叛變人物的姓名。但記者所聽說的却有些不大同，告訴記者的人也非常値得信賴，因爲不是政府要員，就是山區附近的人士。

華鎣山的共軍據聞在二萬至三萬人間。槍枝缺乏，但相當精良。他們的首領大都是紳糧大地主，幹部是慣匪同受過中等及高等教育的智識份子。這些地主們爲什麼要加入共產黨，這一點記者無法推測，也許近年中樞同地方政府給地主的負担是太大了。聽說岳池有一位擁有幾千挑租穀的地主有一天把他的佃戶約到一處。他告訴佃戶們說，政府要我二五減租，又要把我的土地充公，我們還是由我自己把契紙燒了的好，這一下土地就是你們的了。同時他又用其他的言詞，把他的佃戶一起捲入華鎣山共軍中去了。

兩月來，華鎣山區的共軍已被擊潰是事實。但這不是政府方面所想望的，他們要的是「聚殲」，而不是流竄。如今共軍的流竄在安定的四川是一個威脅，在軍力薄弱的四川也是一項嚴重的負担，所以地方政府於九月下旬又開始一個大的清剿，清剿山區以北如渠縣等地起事響應的土匪。總指揮官是專員雷清塵。關於山區現存共軍數量最保守的估計當是五千人。

這一下政府纔着了忙

華鎣山之戰一發生，四川的地方政府與重慶綏署纔着了慌，纔認識了共軍侵川的嚴重性，纔明白了共產黨是如何的在四川作地下工作。要不是七月中八月初破獲了共軍的密謀，果眞如他們的計劃在預定的十月底或十一月動起來，也許就不是兩個月可以馬虎對付過去的。重慶綏署對此事件的認識見十月八日所發表的公報：「共匪自宣佈所謂「大反攻」以來，爲配合，其軍事行動之一貫策略，乘間伺隙，在各地農村，積極發動武裝活動。其在四川，均實行其所謂「放手政策」之下，離間煽惑，竭力爭取一切，聯絡袍哥土匪，建立游擊武力，發動農民運動，響應外匪入川。」原公報述去年十一月迄目前四川各地叛亂事實甚詳。

既醒後的地方政府，現正盡力加強清剿及其他防禦措施。所謂清剿也者，就是剿境內各地的土匪土共。其他的防禦措施分積極與消極兩項。消極方面，他們「封鎖情報」，「偵查地下組織」等等。積極方面不外是擴軍，因爲四川的軍隊現在在量與質都差得很還，不要說「拒匪川外」，就是剿內地的土匪也還差得很遠。

四川省政府計劃中的擴充軍隊有兩方面。一是正規軍的擴充，計劃增加保安隊三至六團。一是組訓地方武力，王陵基在各縣民衆組訓副總隊長訓練班上稱，將組訓民衆武力一千萬人。重慶綏署也表示要請中央允准在川建軍三師。於是，另一積極的工作，就是搜購軍糧，除儲備待用外，還要大量運出川，因之刺激米價大漲，還是苦了老百姓。（十月十一日寄）

（下接十五面）

局裏去秤重量，一次付費，手續簡單，掛號則要一個一個貼好掛號郵資，並且還要我們先在郵單上將姓名地址一一登記，郵局才收。這兩件工作要費很多的人工和時間。我們當然不能拒絕定戶要求掛號，但掛號比平寄慢，這一點我們是要聲明的。在過去，掛號的刊物我們都是努力和平寄的刊物同日付郵的，可是假如掛號的數量再加上去，能否同一天付郵，沒有把握。同時，在郵局裏，掛號信本來比平信慢，這是大家知道的。有些定戶，一方面要求掛號，一方面看到別的平寄定戶先一天收到，便來函責難，這是不合理的。要掛號的，便須遲收到，要早收到，仍請用平寄，二者不可兼得，郵局的情形向例如此，希望定戶自己斟酌決定。

×　×　×

關於稿費，我們在八月份最高額是千字六百萬，九月份爲千字四元，十月份爲千字六元，現在自十一月一日起，提爲千字十元。衆所週知，目前各刊售價，以本刊爲最低，而兩個多月來，售價不能調整，所以我們的收入不能有多大的增加，但是我們這次仍舊循例調整稿費，聊表我們重視作者利益的微意。（編者）

記最近陝西省東戰役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西安通信）共軍廣泛發動秋季攻勢聲中，陝西也展開了規模較各地爲小的戰鬥。當濟南失守，遼西告警之時，陝西還相當的沈靜，可是一般人都料到陝境必有行動，而且一般的猜測，這次戰鬥行動必由國軍先行發動。事實上，胡宗南將軍早就開始佈署他的大規模軍事行動，選擇的地區是北上韓城、郃陽，驅逐共軍主力離開關中邊緣。因爲共軍以黃龍山爲根據地，國軍進剿過若干次，都是無功而返，所以現在只要求清除關中邊緣的共軍，以求確保關中，而各種跡象的顯示，這一攻勢將在五號至十號間展開，分兩路進兵。一路由咸同支線向東進，一路由蒲城向北攻，想取囘韓城、郃陽兩個據點，並控制禹門口這一渡口。可是在五號，共軍又來了一次先下手爲強，選擇了關中東部爲攻擊目標，三天內，攻下了平民、朝邑兩縣城，而且進到了大荔北郊兩公里處（新聞報南京專電載大荔曾陷共軍之手，不甚確實）。這一攻勢，使西安大爲震動。表現得最敏銳的是麵粉價格。因爲政府不准報導黑市，所以這裏也不必提它的價格，不過可以說的，就是西安的糧價龍躍至全國的第三位了。（第一、二位當然是東北與太原。）在省東的國軍，屬於裴昌會將軍指揮的第五兵團，指揮×個旅，依道理說，應該可以抵擋共軍的攻勢。爲什麼有點招架不住呢？據西安所得消息，朝邑縣的某一支地方部隊，突然叛變了，迎接王震的第二縱隊到了朝邑。

這次共軍南下的兵力，據西安綏署公佈是有一、二、三、四、六等五個縱隊，人數約五萬人。但根據其他資料判斷，可以知道共軍並沒有將全部兵力投入這次戰鬥。就以軍方所發佈的戰果來看，也只提到一、二兩縱隊和一郃陽支隊，一個獨立旅。再根據我們對陝西共軍兵力分佈的重心來看，也可以知道共軍有大部分兵力控制在白水、銅川、耀縣這一區域內。

再以這次戰鬥的性質來看，共軍顯然沒有將全部兵力投入的必要。我們試作下列的說明：

（一）這次省東戰事的本質是牽制性戰鬥，易言之，這並非主力戰。與其說共軍欲由省東竄西安或潼關，不如說他是先發制人，牽制國軍的行動，而所謂牽制也者，也分兩方面來說，第一是牽制國軍卽將發動的攻勢，以擾亂國軍全盤的戰略計劃。第二是間接支援太原的戰鬥。這次太原戰鬥的重趟激烈，與省東戰鬥幾乎是同時。先一次的太原戰鬥，只做到了威脅的地步，西安綏署的第卅師空運前往增援，阻過了共軍的攻勢。這一次太原戰鬥重起，同時共軍在西安的大門前發動攻勢，使西安部隊不能再空運前往。西安沒有兵運去，太原就失掉了獲取援軍的可能。徐州華北抽調不可能，由西安抽調也不可能，所以從全盤戰略意義上來說，共軍發動的這一次攻勢，應作支援太原之戰來了解。

（二）省東的戰鬥僅是陝境軍事行動的序幕，筆者認爲將來共軍仍舊是要在省西找出路，就是說，還要取道涇渭河谷，建立汧隴軍區，進而建立秦嶺軍區。可是咸同支線國軍的壓力很大，所以發動在省東搞一下，吸引咸同線的國軍去增援。這一點，部分實現了。駐防咸同線的某師趕調前往參加了戰鬥，在國軍集結省東甚衆時，共軍可能忽向西折經白水、銅川西進，共軍如走這條路，則是直線的，國軍要截擊他，必需走弧線，再由華陰到咸陽，由咸陽再北上，在兵力運用上很不經濟。那麼共軍在東路發動主攻有無可能？有的，在一種情形下可能，就是河南的共軍取配合行動，西進，打通一條豫陝走廊。豫西南的共軍確實掌握盧氏，進入陝境，取商南、龍駒寨、三要司。豫西的共軍取閿鄉。陝東的共軍取華陰。會攻潼關。這樣，豫陝走廊建立了。可是豫境的共軍並無策應跡象，可知省東戰鬥並非主攻。共軍有無略取或圍困西安之企圖呢？前提在於他是否能攻下太原。太原是山西最後兩大據點之一（另一爲大同）。如太原不幸陷落，同晉境共軍至少有十萬人可以轉移到陝西來，而圍困西安必須掌握東面的潼關，西面的寶鷄，北面的蒲城和耀縣，南面的商縣。可是如戰鬥再到寶鷄，勢必又要與馬繼援碰頭，也就是說欲圍困西安或經寶鷄南下，都必須與馬家軍再拚一次。這在目前共軍力量是不夠的。如晉境的共軍過來十萬人，他就可以作以上的打算了。所以西安人對太原戰事之關切，不減於本省的戰鬥。

東路戰鬥從五日起到十三日止，據西安綏署的報告，斃傷共軍二萬餘人，俘虜二三千人，匪且引用「慘烈」字樣來形容這次戰鬥。關於國軍的損失，我們未便引用共軍所宣佈的數字，可是官方迄無一字提及。但從有關方面探悉，第十七師（部由延安撤出來的一個師）和卅八師，整補後的第廿七師各有相當損失。因爲在初期，戰起倉猝，難免不吃點虧。可是這次朝邑，平民損失的糧食實不在少，尤以朝邑爲甚。

陝境共軍的番號始終只有彭德懷的一、二、三、四、六五個縱隊。（這次戰鬥彭德懷沒有指揮，是由第二縱隊司令員王震來指揮的）現在據悉原在晉南的新四縱隊由陳賡、韓鈞帶過來了。太原若不幸，爲濟南之續，陝境局勢將有大變化。

陝境國軍的金、銀、糧食，獸力，流入共區的現象很嚴重。省府派出去視察的三位省府委員都有類似的報告。因爲西安限價後，各種物資都不來西安。這次西安市府將糧食改爲議價，也未始不是鑒於「物資資匪」之故。

（十月十四日）

觀察叢書新書預告一

兩條路

樊弘著

樊弘先生年來在各地報紙雜誌上所發表的文章，在國內思想界掀起了廣泛的影響。樊先生以他對種獨有的見解，批判了中國舊有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提出了他自己的新的論經。這本「兩條路」也可以說是一部的人民的大且的當書；凡是注意中國未來發展的人，都應該讀此著。全部輯集樊先生兩年來所發表的重要篇文二十餘篇，凡十五萬言。下月出版。

目錄

苦悶與得救
收從方式與行爲方向
知識•思想•行爲
社會科學呢？儒家哲學呢？
再論社會科學與儒家哲學
「知難行易」學說的批判
孫中山與馬克思
從經濟的觀點評今日的幾種錯誤的政治見解
與梁漱溟張東蓀兩先生論今日的文化與政治
我對于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看法
評蕭公權先生的「自由社會主義」
十年來政府威信的隆替
階級•政黨與民主政治
現階段的中國經濟病症的徵結
世界經濟與政治進化的歸趨
中國經濟政治與文化的歸趨
只有兩條路
空想的社會主義和科學的社會主義
教授治校與學術獨立
今日大學教育的使命
學生運動的意義
由必要到自由

南京重陽後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着筆寫這篇通訊的時候，正是重陽後三天。北極的寒流，才襲到江南；淒然的苦雨，挾着冷風，吹拂着窗前的楊樹，送出蕭蕭的聲響，更加增燈前孤坐的人的淒涼，沉重。時節是深秋。而政治現狀，也正似這秋天的景象一般，使人愁苦！

自從濟南一役之後，南京的人心，頓像被鐵錘一擊，卽連金圓券發行後的一點點興奮，也被冲濟到「烏有之鄉」。同時搶購潮吹到南京，配上限價工作的癱瘓，把市場上攪得烏烟瘴氣。小菜場猪牛肉只賣一兩小時，便告撤手。新街口地下金鈔的行情，似乎還若有若無地吹到人們耳中：緊來和薪水階級所得的對比，幾乎令人不能相信政府還有「威信」。國慶日和本週國民黨中央紀念週，蔣先生對時局的分晰，無形中也帶給這個大城裏尙在醉生夢死的人們一些嚴重之感！另一方面，管制新聞的箝子，壓得文化工作者不能出氣，也無處得到「眞消息」，所得的只是些「謠言」，只是些離奇的謠言了。假如報道，豈不又是「洩漏機密」影響了什麼嗎？還是談點小事吧！

第一、談立法院，

立法院這一屆會議，表演得頗不起勁。上屆的砲手沉寂得許多。原因據說是壓力增加，許多砲手，都受到警告。卽此仍爲「官邸」一方面所不滿。所謂「牽制統帥權」者所隱伏的文章，並不簡單。我們看中央日報在立院集會初期，指責調整公教人員待遇爲增加支出的違憲行動，便可知道這年頭做「民治象徵」的不易！現在有三件事要試驗立法院的運命：一是省縣自治通則，本期能否公佈？這是舉國竭望僅次於憲法公佈的一件大法。在立院並未十分重視，起草的小組，如鄭震宇、羅貢華等流，都是「官治」訓練出來的人才。公布的初稿，已是集大陸後等制自治之大成。但卽此亦非當局之所喜，好幾次示意延緩。看光景本期大概不能公布了。本來烽火彌天，到處是「軍人第一」的總體戰在表演。從保甲到省，那一處不是軍治？連官治都談不到，何況自治？乾脆停辦自治，將各級議會，一例關門，專心打仗，倒也直截了當！何必高談這遠不可變的自治制度呢？二、是出版法的問題，這是凡從事文化工作者都反對的一道法令。新聞自由，爲民治的必要條件，誠如某立委所說有出版法便無行憲，立法院豈能輕易通過？不過外間的壓力如此其大，又正在官家封報館封得熱鬧之時，不通過又如何辦到？這眞是民選立委的一個難題！同時也看得出民青兩黨，還有幾分政黨立場沒有？三、是來年度的預算。這本是例行文章。可是表面來新着有裁減駢枝機構的問題。變動太大，是非也最多。並且還有國營事業機關的收支爲慮的大爭論，政府對預算，始終不以嚴正的態度應之。不注意收入，而注意支出。因爲收入不足，會以發行濟補。因此正當的稅收，與正當的迴[illegible]開支，並不爲理財者所注意。立院諸公，如果不能擊緊荷包，一任政府的崩潰下去，新幣制有垮而後已。其餘的問題還多！夠了，夠了！立法院和政府的關係，已經明顯的了。

第二、談農村復興的美援工作。

這是晏陽初博士爲政府盡忠效命的一件大功。由於復興中國農村的好題目，才說動美國的國會，通過了整個的美援。（據說這是晏博士在某一個宴會所追述的）根據了雙邊協定，組織了中美五人委員會，晏博士做了委員之一，又做了執行長。照理可以放手做去，照着晏先生及其同道的路線工作下去。可是事不作美，五人委員中有蔣夢麟其人，又不幸而有和蔣夢麟沆瀣一氣的沈宗翰其人。蔣是學者而官僚，沈是專走美國路線而迷信農業技術足以解決中國地方問題的。蔣沈合而晏先生孤，洋人兩委員，又是十足的機械論者。在開始擬訂工作計劃時，就走了善後救濟工作的老路。選地建設，粧點門面，改良棉麥，騙騙鄉民。在組織方面，執行長外又添了一名祕書長，大約這類疊床架屋的事情很多。機關既十足洋化，自然不能配合國情。晏先生這一頓飯做出來，算是又給新官僚們造一個機會。據聞還有一些書呆子對此發生興趣，認爲可以挽救大局，眞是太「那個」了。

第三、談新聞統制

這是近些天政府最得意的表演。據說「過去軍事之所以失利者，多半是新聞通訊的「胡說八道」「太民主」了，機影響軍事的行動。自新民報被封，而訴願的官司尚未明白之後；繼此而封的刊物，有「時與文」，「再造」，等……這件事說穿了，便是當局者頗聞不祥之音，和將軍們「諱敗報功」，正與明末的四路勸懲，三邊報警的情況，不相上下。上海正言報一案，據報載內政部停刊三天的命令已發下了。是不是可以了事？還不可知。南京新中華日報十四日社論有「延頸待戮」之語，大概這年頭「反蒙門」的論調，也以少說爲是。

第四、談立監委的小插曲。

首先說立法院裏的派系摩擦。委員與院長和院祕書處的矛盾，最明顯地表現各在專門委員會的人事上。院方派的人，有幾個專委會，乾脆當架，接受了便儒是地對服務的人蹀躡。有一位老留學生，老教授的統計專家，在某一個委員會到蒞時，會被委員們三堂會審，問他「有什麼本領，敢來幹事」？此老只好諾諾連聲，無怪孫哲生意興闌珊了。陳立夫返院之前，孫哲生赴滬之際，院裏推主席，CC推出張道藩來，未爲接受。第二天陳立夫主席，有人請他報告道德重振會議情形，便發時有人反對。大概今天的派系偶像，是逐漸打破了。CC的勢力，漸次衰退，相反地政學系在院裏却大幹組織，一反過去「不要下層一的作風。同時張岳軍訪日歸來，風華蒜甚，看情形大概還有東山再起之望。談到監委，在集會後，法定的職權，以糾彈爲主。可是老爺們興趣却在積極地建議。從本月起，組織首都巡察團，分組效察，定期一月，各機關公務員，又從柴米油鹽的生活焦慮之中，拾起了惺忪的倦眼，接待諸公的檢查與訊問，可是各機關內部的黑暗，和不合理的情形，似乎還未被注意及之。

觀察叢書新書預告二

皇權與紳權

（中國社會結構討論集）

吳晗費孝通等合著。

這是一本關於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討論集。費孝通教授在「鄉土重建」的後記裏，曾提到過想用社會學的分析方法去整理中國的傳統歷史。爲此若干對此工作有興趣的學者們常舉行討論會，各人把他們自己的見解宣讀他的論文，他們的見解不求相同，祇希望從不同的角度裏把共同的對象認識得更多一點。這些論文中有關皇權和紳權方編成這本集子。讀者可以看出們所開闢的路徑中看到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一角，而且可以學習怎樣去作這一類的研究工作。全書十五萬字，下月出版。

目錄

篇名	作者
論紳士	費孝通
論「知識階級」	費孝通
論師儒	費孝通
論皇權	吳晗
論紳權	吳晗
再論紳權	吳晗
論士大夫	吳晗
論天高皇帝遠	袁方
論商賈與皇權	袁方
論「家天下」	全慰天
論兵與皇權	全慰天
論保長	胡慶鈞
論鄉約	胡慶鈞
農村紳士的合作與衝突	胡慶鈞
紳權的本質	史靖
紳權的繼替	史靖

馬的故事

周維明

這家馬戲團裏，自從被軍隊牽掉了馬以後，就像是個癱瘓了的人；祇有歇着嘆氣的份兒。老闆韓老七，像熱鍋的螞蟻，整日價這兒那兒地亂竄，老闆娘子一肚子悶氣呆在家裏，也是鎮天的咕唔着，抱怨這一個多吃了菜，那一個還是嘻皮笑臉，她總離不了這句話：「以後的日子還苦哩！你們快活？」

今兒天還是稀灰的，韓老七就趕忙扒了幾口冷飯，續起屁股走了，他是去聽一個朋友的回覆，也担心軍隊果眞明早會開走，那末這條馬就丟定了。再買匹馬要化很大的一筆錢，還得重新教練，假如活動一陣子能贖回來，花個兩三千萬算什麼呢，當它是被土匪刼了就算了。

韓老頭一頭走一頭想，希望天保佑能贖得回來，要不能，可不容易活下去了，這隻馬跟他踏過了黃河，渡過長河，比他兒子還親些。他想起兒子，不禁又皺上眉頭，這個大娃兒眞傻勁，憑空赤着兩手，還要去跟兵爺爭，挨這幾槍柄可不輕，連自己買跌打損傷的膏藥的人也都感到沒把握，吐了鮮紅的血，儘躺在床上哼，做老子的又有什麼辦法呢？

越想越加煩悶，他趕緊驅逐了湧上心頭的陰影，抬起頭一看，天大亮了，街上却冷冰冰地一個人蹤兒都沒有，他納罕起來，不禁遲滯了脚步，莫是發生了什麼事？但又找不到一個人來問問詳細。

怎麼辦呢，他狐遲着；回去，這匹馬就要完了。於是心裏重鼓起勇氣，還是到那朋友家去。

一拐灣，幾乎和一個挑担子的人撞個滿懷，雙方都瞧清楚了，原來就是那朋友。

「你還不走！」朋友急忙說，連担子都沒放下。

「什麼？」

「八路離城不遠了，昨晚有錢人已跑個光！」

韓老七苦笑一下，連忙問：

「馬的事怎麼樣了？」

「你這個人，現在還是馬，昨晚半夜那軍隊開拔了」

他週身像潑上盆冷水，鞭了半截。朋友和他點點頭，旋即開步走，他一把抓住；

「你搬到那裏去？」

「我們是窮人，逃得了多遠！說不定晚上就要開火，我搬到西城避避子彈大礮。」

一鬆手，朋友就很快地走了，周圍冷靜得很，他嘆一口氣，只好回頭走。

馬戲團住在一個孤零的大祠堂裏，他剛跨進石門檻，老婆就急急迎上來問：

「怎麼樣？」

「檢東西，滾蛋。」彷彿一天的悶氣忍不住了，他說得那末沉重。

唬得媳婦連藥都不倒，和小娃兒呆呆地望着他，只有大娃兒裏面臥着，彷彿睡熟了。

他繼續吩附着；

「這裏馬上要開仗，我們趕早出城。」

老婆和媳婦立刻明白，一個就去收拾東西，一個倒好藥，推醒丈夫，也幫忙收拾東西去了，祇有小娃兒依然趕上去問：

「嫂嫂，馬牽回來了麼？」

韓老七一聲叱喝：

「吵什麼！」

嚇得小娃兒不敢作聲，儘盯住爸，看見他踱了一陣，突然想起了甚麼，連忙走上去抄撓刀棍等傢伙，拿扁担試了一試，嘆了一口氣，把一些小件傢伙拿出，放在媳婦的担上。

大娃肚裏明白，也摸着下了床，躬着腰疊好了被，隨手握着枴棍子試着走路。

韓老七又不耐煩了：

「這樣慢，你們都是死人！」

媳婦扁着嘴，不敢響。老婆絮聒着：

「就好了嚛。」

霎時，東西裝成了三個担子，韓老七就挑一個出大門，隨後老婆和媳婦也跟來了，小娃兒走在嫂嫂和母親中間，祇有大娃兒，還一瘸一瘸地慢慢落在後頭。

小娃兒回頭一望，喊道：

「哥，快來喲！」

兩個女人不覺放下了担子，韓老七也把担子一丟走回來，迎着大娃兒咒駡：

「你裝什麼架子，坐轎你又沒生成這種命！」

大娃兒躬着腰，左手撫着胸脯在加速走，聽了他爸的話也沒做聲，臉漲得緋紅。

做母親的憐惜地說：

「有馬多好，他可以騎着走！」

媳婦接上說：

「有馬？有馬就不會出這種事囉。」

出城的時候，好在他們都有身份證，但是一個檢查的依然在媳婦的担子裏翻着，一面打量她的上下，許久才放他們走，但是後面却送來一句輕薄的話：

「這個妞兒倒好水色……」

韓老七和大娃兒在前面走了，祇把媳婦羞低了頭，心頭泛起了怒意。

出城來，人像流水似的多，嘈嘈吵吵，他們夾雜着走了二十來里，幸喜沒有聽見槍礮聲，但是幾次低飛的飛機却把他們嚇得魂飛魄散。

大娃兒一直是緊跟着走，但是喘得厲害，抽搐得胸前的創傷發痛，突然，他吐了幾口鮮血，脚一軟就在路邊坐下來。

女人們很發急，韓老七也不好再發脾氣了，坐了一陣，老婦兒起來：

「些千刀萬剮的賊胚，那些……」

韓老七也唉聲嘆氣道：

「空兒有什麼用呢，現在怎麼辦？又馱他不起！」

媳婦連忙說：

「不能再走了！到前面村莊裏借歇罷？」

都隨着他的手向前望，密林叢中果然有些屋子，於是又挑走東西走田壟，灣灣曲曲地走着。

走到一個灌木叢面前，後面突響起一聲斷喝

「站住！」

幾個人都驚慌了，祇好放下担子。裏面轉出幾個農民裝束的槍兵，問道：

「你們是什麼人！」

韓老七堆下笑臉回答：

「我們是難民，因為大犬兒病了，初意是想借歇的。」

槍兵望望大娃兒似的臉，揮揮手想叫他們走，但立刻轉念問道：

「你們是幹什麼生涯的？」

韓老七衝口回答：

「馬戲團。」

槍兵立刻起猶疑的神氣：

「馬戲團沒有馬，不是好人！」

韓老七急急想分辯，可是那槍兵却說「沒有空閒聽你的理由，我們要防哨」，就喊出幾個揹梭標的人，把他們解進了村莊裏。

韓老七很發急，不知道又要受什麼苦了，他心裏不住的忐忑着，垂頭喪氣的挑着担子走。

村莊不大，却有一個大祠堂，外面是靜悄悄的，可是他們一走進裏邊，却發現很多人，都是農民，看見他們進來，便停止談笑，團前來看。

那個荷梭標的進裏邊去了，引定一個青年人，也是農民裝束，滿祠堂的人都向他打招呼：喊他「隊長」，韓老七知道是官長了，也站起來迎接。

「老鄉是那兒來的？」隊長和悅的問他。

「官長，我們是×城來！」

「不要喊官長，我們都是老鄉，」隊長說：「你們是馬戲團，爲甚麼沒有馬哩。」

韓老七從頭至尾說了個詳細，最後他指着大娃兒說：

「這個小孩子爲了不許他們牽走，還挨了幾下槍柄哩！」

隊長看了看大娃兒的病樣兒，不禁皺了皺眉頭：接着又問：

「你們知道是那個部隊牽去的麼？」

這可把韓老七難倒了，他訥訥說不出話，呆坐在一傍的大娃兒倒急忙說了；

「是文新一八七九連。」

隊長想了一會，回頭問：

「昨夜被衝散的是什麼番號。」

站在左邊的高個子連忙說：

「就是這個！」

「那好了！」隊長說：「你們的馬有沒有記號？」

「有，左腿上烙了個井字。」

「你去查查！」

隊長吩咐那個高個子，一邊就和他們夾七夾八的撩天，問他們一天能掙多少錢，這些都是韓老七的甚麼人，還拿來一支烟管，和韓老七兩人遞來遞去，他打心底兒浮起了快活。

高個子來回信，說有這麼一匹馬，韓老七心裏一喜，心想求求這位隊長送還他，願意出幾個錢贖，可是隊長却起身要走了：對高個子說：

「弄飯他們吃，明早送他們上路。」

又回頭對韓老七；

「馬你牽回去，這裏不能久留，說不定明天就要開仗。」

韓老七追上去說：

「隊長，謝你幾多錢？」

「笑話，我們都是一家人。」

隊長邊走邊回答，轉入後面去了。韓老七彷彿每一個寒毛眼裏都是高興的，一家子也個個快活起來，只有小娃兒不曉得，他一來就倒頭睡了，也沒有誰告訴他。

韓老七一晚都睡得很甜，從失掉馬以後，他沒有好好睡過一覺。半夜裏，兩個梭標兵就來推醒他：

「老鄉，趕路啦！」

他睜開惺忪的眼，外面黑漆漆的，他曉得這是天亮前的黑暗，就推醒了老婆和兒子，起來收拾好担子，梭標兵指引他們吃早飯，他們稱謝不置，正吃飯的時候，馬牽來了，小娃兒頓時歡喜得連飯都不吃了，儘是跳前跳後逗着馬玩，馬也似乎快活地頻頻拂着尾巴。

兵燃着松枝在前面引路，大娃兒騎在馬上了，韓老七想逗引着兵同志說話，問道：

「老鄉，你是那年抽到壯丁的？」

兵士把松枝的火星彈去，一面回答：

「我們是自願來的。」

韓老七內疚似的「嘜」了一聲，不言語了。

那個兵倒來挑他的話頭：

「昨夜啦，祇放幾槍便把他們衝跑了，就搶到你的馬。」

韓老七被搞糊塗了，不知道他們究竟是什麼兵，但祇曉得他們是好的隊伍。

轉過一個山凹，兵說：

「不遠送了，打這裏拐灣，朝東走，過石橋轉右手，石板路，筆直到××，記着，莫走×縣城裏。」

「謝謝你！」

韓老七聲音充滿了感激，就領頭引着馬先走，過了石橋，回頭望着來路，還看見一星火炬在那裏，就欣喜的高聲喊：

「請轉吧：我們曉得路了！」

黑夜漸漸在沖淡，晨風拂着他們快活的心坎，也傳播着小娃兒充滿了喜愛的吆馬的聲音！

（八月八日下午）

編者報告

讀者先生：我們現在遇到了眞正的困難：我們買不到紙。我們已經有整整五個星期沒有買到紙。上星期六，我們幾乎跑遍了上海的紙店，可是一無結果。但是刊物一個星期一個星期的要出下去，再加上叢書的用紙，消耗的數量可觀。我們眞是焦急透了。

從這期起，我們改出十六面。可是，假如情形眞的不能改善，我們是不是能維持這十六面，也是疑問。本刊現銷七萬份，假如紙張實在沒有辦法，我們勢須自動減印，現在先向本外埠同業打一個招呼，務請原諒。

過去我們在任何困難情形之下，都沒有改動過我們的封面，這次我們不得不勉強我們自己，把封面也改了樣子。這一切都是爲了顧全讀者的利益，因爲這樣一來，封面上可以多排二千字的文章。同時我們又決定暫時停收外來的廣告，以免再佔去文章的地位。我們當儘量經濟我們的篇幅，不使它有任何浪費。這也是在不得已中所能努力的安排。

關於專論是否仍用小五號字排或改用六號字排，我們還沒有決定，此事請讀者表示意見，以供我們參考。

× × ×

關於叢書，已出的十種之中，除「紅毛長談」因爲版本早已印好，尚有餘書外，其餘的九種都被搶購完了。現在這突如其來的情形下，觀察叢書暫時不克繼續供應。現在各書業已送印刷所重印，但因爲種類和數目太多，澆版、印本文、印封面、裝訂等，很費時日，一時不及提出，在這青黃不接的時間，服務諸多不週，希望讀者原諒。

同時，關於叢書的寄遞，也發生很大的困難，許多地方都寄不通。（週刊可以通，叢書不一定通，因爲週刊是新聞紙類，叢書是印刷品類）現在祇有江蘇的南部，浙江全省，江西全省，安徽的合肥和蚌埠，福建的福州等地通郵，其餘都不能收寄。各地讀者來函購書，而未能寄出者，爲數極多，這是使我們無能爲力的事情。

× × ×

關於訂閱，我們說明二事：一、因爲政府規定存儲原料不得超過三個月的需要，所以自卽日起，我們停止接受六個月的定戶；二、由於郵資未漲，掛號與平寄，相差祇有一角，所以日來定戶改爲掛號的，非常多。掛號是一件很繁重的工作，因爲平寄不要一個一個貼郵票，祇要到郵

（上接十一面）

讀者投書

兩管區裏的百姓

編者先生：冀東，這塊多難的土地上，差不多佔百分之七十是屬於兩管區的。兩管區是什麼呢？是收復區及解放區全可以管的地區，也就是兩邊全得應付的地區。白天國軍來，晚上共軍來，兩邊都得繳軍實。這裏有保長，也有村幹。保長給國軍辦事，村幹給共軍幹事。國軍和共軍，你去我來，你來我去，像港灣的海水，每一來去，總得把港灣的沙土括走不少，把小伙子們、大閨女、小媳婦，帶走不少，剩下的只有小孩和老人。

這裏的土地上，種的不是高粱、大豆、或者玉米，而是地雷、炮彈、槍彈、和炸彈。這些金屬的種子，不單撒佈在土地上，而且村莊、橋樑、房屋、牲畜、人命、都是它的撒佈處。這些金屬的種子，種下去馬上就開出花來：血與肉、泥土、頭顱、橋樑、屋頂，滿天飛舞。這裏的鐵路和鐵橋，晚上是老百姓自己背着炸藥去炸毀，白天自己又背着鐵木去修理。炸、修、修、炸，循環着，居然像正常的課程了。電線桿子鋸了又接，接了又鋸。這都是這裏的老百姓們親手做的。

國軍打來了。老百姓又笑嘻嘻的送豬、送牛，慰勞國軍。有時國軍是不肯要的，老百姓得苦苦哀勸，說這是老百姓願意這樣做的，一定要國軍收下，老百姓才能安心。

共軍來了，老百姓又笑容可恭的送豬，送牛，送小米，並替戰士洗衣服。

法幣、金圓、邊區票、長城流通券，把他們的糧食換走了，把他們的銀圓換走了。除了把法幣金圓繳給保長作公款之外，還得把邊區長城流通券供奉給村幹，區長。

小伙子們去應徵國家的兵役，去參加解放軍。婦女們得參加識字班，婦女會，去慰勞解放軍，兒童參加兒童團，守路口，問他們的爸爸要通行證或身份證，沒有的話，得把他們的爸爸送到村幹那裏或保長那裏，以國特或通八路的罪名，活埋或槍斃。

老年的男人，參加担架隊，抬國軍的傷兵，抬八路軍的傷員。

也不知是他們不願意說話，還是不想說話，他們沒有嘆氣，沒有憤怒，互相見面的時候，只是一笑了之。

假如你要問他們（這裏的老百姓）「國軍好呢，八路軍好呢？」他會這樣的回答你：「國軍也好，八路軍也好，老百姓不好！」那怕炮聲，槍聲，殺聲，響得震天，他們好像還是沒有聽見。他們不驚慌，也不害怕。

他們對於戰爭，太熟悉了，不在乎了，不感恐怖了，他們麻木了。看到這樣情形，使我想起桂林失守後的黔桂鐵路上的難民來（當然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在柳州、金城江、南丹、河池、獨山，戰爭將要來臨的景像，火車變成人山，公路變成人海，那漫山遍野的哭聲，那黑壓壓的人

淚！天！現在！現在！

現在的老百姓，不在乎戰爭了啊！

可不？他們麻木了！「不是麻木了，怎麼吃草根樹皮也還活着呢？

他們！他們是兩管區的老百姓！

胡××　九月十六日冀東卑家店

在美國船上看美國

編者先生：在這政府借美國錢，人民吃美國麵的中國裏，我們的同胞，不免對美國抱不少親善的幻想和熱烈的期待，以爲美國人眞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事實如何，筆者最近由上海乘戚爾遜總統號到美，沿途頗有印象，謹爲讀者報告如下：

一、三等艙限於東方人，實際上以中國學生教授佔多數。頭等要比三等貴一倍，而頭等艙佔全船五分之四。一切總統號郵船所誇稱的華貴設備與三等乘客無關。而頭等艙嚴防三等客滲入，其嚴厲有如防賊，如有發現，均以「滾出去」的口吻加以驅逐。

二、頭等艙侍役以白人充任，三等艙侍役則均爲黑人，侍役言語傲慢，態度蠻橫，對華籍乘客，視同奴隸。

三、船上印行日刊一種，撑載世界消息及美國內消息（包括運動消息），而十餘日旅程之中，僅刊上海消息一條，其蔑視佔乘客總數三分之二之華籍乘客可知。

四、船上主持之參觀日本東京，沿途參觀各公私建築繁多，有英美以及德國過去之大使館等，而佔參觀乘客半數之華籍旅客，獨不訪問中國駐日代表團或我國前駐日大使館，其心目中無中國可知。

五、每星期日之禮拜，無論天主教與基督教，頭等三等均分別舉行，事實上即宗教儀式亦不屑與華人共。

六、中國學生計劃舉行中秋晚會，船方多次留難，最後勉强允許在三等艙甲板上舉行。

七、船到舊金山，白人先上岸，有色人種包括華人，須候四小時以上。移民局，港口檢疫所，以及海關的人員，對華人態度，都不太客氣，吹毛求疵，好像中國人來美，都抱有犯罪走私的企圖。

周良彥　九月廿一日　舊金山

又是一個不明白的數字

編者先生：國人對於法令中數字，向不注意。此次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之四項辦法條文中，又有類似情形。瀏覽時賢評論文字，鮮有提及者。謹將其中疑點，錄陳如后：

一、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美國政府公布貶値後之美金一元所含之純量黃金爲〇・八八八六七一公分。

二、此次金圓券發行辦法第一條，規定金圓券一元所含之純量黃金爲〇・二二二一七公分。

三、又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第三條之四，規定美金一元折換金圓券四元，即 $\frac{0.888671}{0.22217}=4$，是合理的。

四、查度量衡比較表，一市兩等於三一・二五公分，（見辭海下卷附錄）則黃金一市兩折合金圓券爲一四〇元六，即 $\frac{31.25}{0.22217}=140.6$ 元，折合美金爲三五元一五，即 $\frac{140.6}{4}=35.15$，但與前三項所舉之法第三條之一，規定每市兩黃金兌給金圓券二百元的數目比較，似乎每兩要多付五九元四。這是疑點之一。

五、假設在美國（或他處）以三十五元美金購進黃金一市兩，轉售與政府指定銀行，便可獲得五十元美金，不費以三十五元之貨物，一轉手之間，得到十五元（約百分之四十）之利潤，如此優待海外游資，未免太厚，這是疑點之二。

徐紉秋　九、廿二　南京

研究生公費只有四角七分！

編者先生：現在國立大學中，致取公費的研究生，每月領生活補助費一百四十萬元，合金圓券四角七分。這個數目從六月份起一直沒有調整。大家想想看，這數目夠補助什麼？

我們認爲既然是公費致取的，雖然不能如國外留學生有一百五十元美元豐裕的公費，但至少最低的生活費及買書的費用總該有吧？

全國公立學校中，研究生數目不到一二百人。每人公費就算五十金元，數目亦不過一億金元。如果將來研究生數目增加，政府不能担負，則分公費自費兩種，才未嘗不可。但總不能不聲不響的丟在腦後了事吧

外匯調整後，留學只是極少數人的事。而國內公費研究生只有四角七分，不知多少有志進修的人，望而卻步。社會人士，立委，監委：請出來督促政府吧！

高鴻榮　白華生　方志祥　張如海
倪志堅等同啓　九月廿日　杭州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illegible]

發行者：觀察社
地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62432

訂閱價目
三個月
平寄：一元八角
掛號：一元九角
航平：二元六角

華北航空版發行所：北平府石街李閣老胡同二號
台灣航空版發行所：台灣台北[illegible]八十五號

（華北航空版每冊售一角八分）
（台灣航空版每冊售台幣二百八十元）

本埠分銷處
五洲書報社